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43/PV.15
7 October 1988
CHINESE

大会

第四十三届会议

第十五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8年10月3日星期一，下午3时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卡普托先生

(阿根廷)

嗣后：丰尔塔·蒙塔尔沃先生(副主席)

(厄瓜多尔)

— 一般性辩论〔9〕(续)

下列人士发了言：

马德里加尔·涅托先生(哥斯达黎加)

马斯里先生 (约旦)

哈穆德先生 (索马里)

皮涅尔罗先生 (葡萄牙)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 2-750室)。

乌尔德·恩地亚延纳先生 (毛里塔尼亚)

巴耶赫先生 (埃塞俄比亚)

巴里奥斯·塔萨诺先生 (乌拉圭)

下午3点20分开会议程项目9(续)

一般性辩论

马德里加尔·涅托先生(哥斯达黎加)(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我亲爱的朋友和同事,我十分高兴地告诉你,我们哥斯达黎加人看到你主持大会感到特别满意。你在兄弟的阿根廷服务的记录证明了你政治家的才干、广泛的外交经验和对民主的刻深信念,这是我们辩论取得成功的保证。

我还要向巴巴多斯大使尼塔·巴罗夫人在最近的选举中所发挥的作用表示赞赏,她发扬了本组织的伟大传统。

联合国秘书长及其杰出的同事们对和平事业的献身精神表现了联合国在促进各国人民之间谅解方面的有效性。坦率地说,没有他的机智、经验、智慧和素养,就不可能取得这些成就。正如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被授与诺贝尔和平奖所表明的那样,这种成功重新恢复了人们对联合国的信任,并有助于加强这种信任。对于当之无愧的被授与和平奖和它标志着对熄灭战争、拯救生命和保护人民的力量和军队的承认使没有军队的哥斯达黎加为之深深感动。

本组织工作的重点在于实施人类在遭受历史上最为残酷的冲突痛苦后编制出来的一整套国际法。在旧金山签署的《宪章》宣布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是非法的,并奠定了世界历史将不会是人类战争史的这个希望。要使这一希望变为现实,各国人民必须根据《宪章》的原则生活和行动。本组织内根据暂时的同情或利益来宽恕或谴责某种行径的双重道德标准有害于对联合国的信念。今天对本组织重新建立起来的信念是由于它成功地使伊朗和伊拉克实现停火,找到了解决阿富汗、柬埔寨和西撒哈拉冲突的办法,寻求塞浦路斯和解和促进纳米比亚独立,这种信念应该结束任何重复那些否定本组织实质的做法的诱惑。

这展现了具有坚实基础的希望的新阶段,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先生和苏联共

产党总书记米哈伊·戈尔巴乔夫先生之间的积极会谈特别证实了这种希望，会谈的结果证明了对话在实现最崇高目标方面的有效性。同前面的漫长道路相比，在裁军方面采取的步骤是微不足道的；但我们希望，这预示着一个没有憎恨和恐惧的世界的到来。

由于哥斯达黎加已经把军队作为永久机构列为非法，它特别在道义上支持联合国制止军备竞赛的努力。哥斯达黎加要求充分注意到有必要进行世界范围内的裁军，为禁止核试验和削减核武库采取果断行动，展开常规武器裁军和制止向不发达国家转让武器。

第三世界国家经常不幸地遭受悲惨命运，成为大国对峙的场所。升级为战争战略、政治和经济冲突在和平区域发生，使那些人民的儿子们丧生。

令人震惊的是，世界每年军费开支高达一万亿美元，相当于向发展中世界提供合作数目的二十多倍。令人感到羞耻的是，在今天的头十二个小时中，世界上有一万四千多儿童由于缺乏食品和医疗照顾而死亡，而在此相同的十二个小时内，一千三百六十多亿美元用于军备，任何明智的人士都知道，这远远超过避免这场悲剧所需要的数目。

如果苏联和美国之间的协议将导致彻底裁军，我们同世界上各国人民一道乐观地相信，在避免一场新屠杀威胁的基础上，过去用于武器的资源现在将被用于整个世界的教育和保健、经济发展和文化。换句话说，我们将根据保护自然的原则生存，将结束破坏开始创建。因此，弱小的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说服所有军事强国，和平最符合大家的利益。

国际大家庭对于中美洲中的持续危机深感不安。大片土地荒凉、某些经济的摧毁、令人毛骨悚然的痛苦和监禁、与统治者持不同观点的人士所遭受的迫害或死亡是《埃斯基普拉斯第二项协定》要在一定时间范围内解决的严重问题，但由于某些政府缺乏开展他们同意的民主化进程的政治意愿，这些问题依然存在。《埃斯基

普拉斯第二项协定》是阿里亚斯总统所提出计划的最后阶段，该计划又包括了孔塔多拉集团及其接触小组的一切努力。《第二项协定》坚定地致力于民主。

对在危地马拉程序中所承担的义务进行彻底审议将导致的结论是，程序中签字的各国多少都没有充分遵守协议的规定。哥斯达黎加也是如此，因为我们的立法议会推迟了建立中美洲议会条约的批准。然而，当《埃斯基普拉斯第二项协定》签署时，我国几十年来已经不只是在实现计划的基本目标。四十多年来，哥斯达黎加内没有任何军事敌意行动；在多元化民主不间断的存在过程中，一直存在着永久和积极的民族对话。我们自1948年就取缔了军队，没有任何威胁我们机构稳定的力量存在。没有任何哥斯达黎加人因为政治原因而被监禁或流放，人权得到尊重，我们在和平中享受自由。

现在再回到中美洲问题，那里的现实是，和平进程受到阻碍，国际社会虽然对于其他地区显然出现的对话和缓和趋势感到鼓舞，但对于那里的危机仍未获得解决感到严重不安，因为这场危机要比某些已经开始找到解决办法的其他危机缓和的多。某些主要有关方面缺乏真正的政治意愿。虽然我们在某些地区能够取得进展，实现民主的基本承诺、民主和解、保护神圣的人权和不利用领土作为军事场所等等均未实现。不幸的是，在所有这些事实中，我们必须指出，几个月过去了，我们看到尼加拉瓜政府加剧镇压不履行承诺和企图将危机降低为安全问题，对民主价值显然表现出藐视态度。

在这一地区，也许没有任何一个其他国家存在着如此混乱的局势，也许没有任何一个其他政府表现出更少的纠正这种状况的意愿。但是，更糟的是，这一局势已对邻近国家造成了严重的影响，这些国家不得不接纳数以千计为寻求自由、食物和住所而逃难的人。我呼吁联合国各会员国向接纳难民的国家提供救济，以减少我们目前承担的巨大负担。然而，我们的最大关切是国际社会应再次对中美洲的和平与民主表现出兴趣。

我承认，在这一自我毁灭的慢慢长夜中，许多国家站在中美洲一边。同样，联合国秘书长和美洲国家组织秘书长对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的问题表现出了特殊的兴趣。尽管如此，我再次请求同样抱有这种关切的民主国家携手行动，支持中美洲的民主制度，从而振兴、加强和实施《埃斯基普拉斯第二项协定》，国际社会普遍对这些协定抱有乐观的态度，这并不是没有理由的。

如若不考虑实际建立和改进民主制度时会遇到的挑战，那么这种为确保中美洲民主制度所作的努力就是不完整的。工业化国家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必须增加其促进发展的合作，这种发展必须尊重公民的自由与尊严，这些国家也必须帮助使大会在上届会议期间通过的向中美洲提供经济援助的特别计划具体化。

考虑到外债问题给中美洲各国造成的严重局势，上述一点就更为迫切了。我们深受贫穷和使人无法喘息的金融承诺之害，这种承诺并没有多大地改善我们的经济和社会状况。我们承认自己的承诺，并同大多数债务国一样，正在作出巨大的牺牲以履行这一承诺。然而，我们认为，我们的债权国必须充分地了解这些牺牲的程度。至今为止，国际社会似乎并没有清楚地认识到目前的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我们看到，用于偿还债务的款项吞没了我们为提升自己人民的健康、教育与发展所需的外汇，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我们债权人的战略无视了偿还债务所付出的极为高昂的社会与政治代价。

当然，我们并不是在要求将我们的所有债务取消，而是要求我们的债权国同意共同承担责任，就现实的办法进行谈判，以减轻我们的债务负担。我们承认自己的责任，但我们也要求各债权国承认它们的责任。从短期和中期来看，目前局势带来的后果将是致命的，我们的债权国也将深受其害。因此，我们要求国际金融政策将这一局势对世界民主制度未来构成的威胁考虑在内。在拉丁美洲，建立民主制度已经缓慢和艰巨地获得加强，而偿付债务的条件及所付出的社会代价却已开始削弱我们的民主体制。

拉丁美洲民主国家为偿还债务而必须作出的牺牲也许会成为屈服于集权主义引诱的一个新借口，我们不能无视这一事实。这一局势对中美洲构成的威胁加强了我们的下列希望，即国际金融界应认识到，由于我们地区的各个国家都很小，只是刚刚开始发展，由于其中一些国家遭受了自然和暴力造成的破坏，这一地区需要重建和增长，以便消除非人的状况。因此，我们希望各债权国将以特别广泛的角度来看待这一局势，我们相信这一希望将不会付诸东流。

在过去四十年中，国际社会大多数成员已作出了共同的努力，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缩小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然而，所取得的结果令人失望。在现在依然存在经济体系中，一方面是少数拥有实力的受益者，另一方面则是生活在贫穷之中的世界三分之二的人口。这一体系没有任何道德基础，使一个人拒绝对其他人予以声援，妨碍了所有国家和所有个人行使自己的发展权利，通过科学与技术取得进步的权利和享受文化生活与幸福的权利。

我们时代的第三个千年将要开始，世界各国——不论是在北方还是在南方，不论是在东半球还是在西半球，不论是在加勒比盆地还是在太平洋盆地——都应能够使自己的所有公民过上繁荣与自由的生活。如果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不是为了使世界成为一个有益于提高人类地位的地方，那么这种生存还有什么其他意义呢？

我认为，联合国必须作出非凡的努力，以便对各种想法加以讨论，对各种倡议加以推动，特别是要唤醒世界政治家的创造性声援的精神，这种精神将逐渐使二十一世纪出现一个我们所有人都希望的和平与繁荣的世界。

哥斯达黎加政府曾建议在本届大会议程上列入关于科学与和平的项目。 我们希望能够为了寻求和平与发展而更充分地运用科学。 我们要鼓励科学界为实现建设性的社会与经济目标而工作。 科学与技术之间的联系必须对技术与发展——而不是技术与统治——之间的相互依存产生影响。 科学与技术发明所带来的好处只是狭隘的集中在地球上的少数居民身上，而与此同时，科学与技术中相当大部分并不是被用于人类的幸福，而是用于灭绝人类和破坏人类的财产，这引起了哥斯达黎加政府的严重关切。 然而，使我们尤为关切和愤慨的是，以最有利的条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是军事领域的技术进步，而那些无法填饱本国人民肚子的国家所拥有的军事开支及其贫穷的经济规模完全不成比例，大大超过它们用于教育或卫生——这仅仅是一些必须的东西——的微小数额，两者根本无法加以比较。

科学记录和综合了数以千计的人类经验，从许多人的知识中获取营养，从根本上是人类脑力最崇高的活动取得的结果。 科学应当成为人类的共同遗产，应当使人更为开明和崇高，而不是再使其他人遭受饥饿、破坏和死亡的情况下为少数人带来财富和幸福。

我们将于12月10日纪念通过《世界人权宣言》四十周年。 签署这一自由宪章使人权成为世界性关注的问题，所有国家都对严格遵守作出了庄严的承诺。 但是，真正尊重这些权利仍远远没有在世界范围内成为现实。 尽管人们承认，边界决不应构成尊重和充分行使人权的障碍，但确保其有效性的条款却难以实施，其是否有用也是一个问题。

当哥斯达黎加签署《世界人权宣言》时就已经有了尊重这些权利的长期传统。 早在1908年，我国就是中美洲法院总部所在地，这是将个人视为国际法对象的第一个国际法院。 我们在1948年签署《宣言》时重申了这一原则。

因此，这次不仅仅只是又一个周年纪念。四十周年纪念的来临，应该使我们更加理解，为确保《宣言》所明确指出的所有权利得到真正而有效地实行而建立的国际后盾构架依然不能发挥有效的作用。因此，哥斯达黎加重申它建议任命一位人权高级专员。通过该专员的努力来帮助改善世界人权的不良情况。在此，我们有很好的机会重新审议这个想法，并将它付诸实施。否则，违反建立这些权利起码基本准则的可恶行为将继续构成严重挑战，并震荡国际公众舆论。由于其可选择性，任命专门报告员的目前制度忽视了在一些国家中出现的违反行为。这些违反行为并没有得到联合国的注意，因而也没有受到专门报告员有意的调查。

有86个国家已经批准了《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另有38个国家签署了该公约的《任择议定书》。还有99个国家参加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哥斯达黎加是同时批准两个公约的第一个国家。它强烈敦促没有这么做的那些国家遵守这些公约，以此最有效，最真诚地庆祝《世界人权宣言》40周年。

我在结束讨论这个题目的时候，不得不表示哥斯达黎加人民和政府对于南非政府依然日复一日地违反人权感到极为愤慨。哥斯达黎加为了以行动来公开表示它对于这种行径的反对，在1986年与南非政权断绝了关系，并且象大会的绝大多数成员一样，要求结束这种令人诅咒的隔离制度，因为它与人类共同生存的所有基本自然法则相违背。在几天之前，人们要求这个政权释放所有政治犯。我们借此机会，也发出这种呼吁，并要求支持扎伊尔总统蒙博托的努力，帮助纳尔逊·曼德拉以及所有在南非仅仅用于主张自己的人生权利而被监禁的那些人立刻获得释放。南非的这种局势使所有自由人的良心为之震惊。

我还必须表达我们关切黎巴嫩目前所面临的困难。正如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先生有力地指出的那样，一个和平、和解的黎巴嫩对于任何人都不构成危险。

通过暴力分裂的黎巴嫩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将依然是一个不安全的地区。 让我们希望，和平将回到那个国家。

我国政府也对非法的毒品走私活动表示关切。 走私毒品腐蚀了千百万各地区来自各经济和社会背景的人们。 它威胁着各国政府的稳定，并损害着作为社会基础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 最近，哥斯达黎加针对非法贩运毒品以及滥用麻醉品和精神药物，颁布了新的严厉的立法。 它建议建立更有效的国际机构防止和惩治毒品走私活动，并帮助生产国以可盈利的新作物来替代此类作物，以此来有效地说服农民不要参加生产麻醉品的最初程序。

联合国目前所感受到的满意使我们想到了联合国作为世界各国普遍性原则的讲坛的作用。 因此，我们希望普遍性原则的目标会在不远的将来取得进展，使我们得以欢迎纳米比亚加入联合国。 我们也希望能很快接待来自朝鲜的代表，不论是代表现有的两个共和国的代表团还是代表一个由民主选举选出政府的统一朝鲜的代表团。 朝鲜共和国建立40周年以及在汉城举行夏季奥运会这样一个充满协调和兄弟的世界性聚会，为我们着手接纳该国成为联合国成员国提供了一个很有力的机会。 朝鲜共和国所推行的合作与对话新政策加强了我们对于重新统一进程将会取得进展的希望。 我们的希望是，普遍性原则将会完全得到实现，使世界上其他出于自身意愿或由于其他原因而未加入联合国的国家都能很快地参加促进人类进步的各种努力。

让我们尽最大的努力，确保本组织及其所有成员国尽心尽职地努力达到在1945年所制订的目标。 让我们不要被挫折或困难所吓倒。 不要让任何力量使我们抛弃真理，不去诚实，客观地遵循在旧金山通过的《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原则与义务。 《宪章》代表了我们所有人都必须使之成为现实的梦想。

阿布·塔利布在遇到困难，不知该怎么办的时候，问默哈默德，假如一个事业与他理智上认为正确的道路相背离，是否还应支持它。 这位先知告诉他：

“尽管他们可以把太阳放在我的右手上，并把月亮放在我的左手上，但我却不会让我自己去背离真理”。

我们应该也有这种想法。让我们按照我们曾经誓死捍卫的原则生活吧。

马斯里先生（约旦）（以阿拉伯语发言）：我荣幸地代表约旦哈希姆王国政府和人民向你，主席先生，表达我们对你当选为第43届大会主席的热烈祝贺。你担任这个崇高职位无疑表现了贵国阿根廷的崇高威望，同时，也证明了你那众所周知的能力和经验以及你在外交事务方面的杰出技巧。而这些肯定将极大地帮助我们保证我们工作的成功以及既定目标的实现。

同样，我很高兴地向你的前任彼得·弗洛林先生表示感谢。因为他在主持上一届大会的工作时表现出了完美的技能，对上届大会所取得的显著成功有着重大影响。

同时我也很高兴地在发言的开头象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表示我国政府和人民对他持续努力加强联合国作用并作出本年度有价值的联合国工作报告，表示感激和赞赏。我们认为，这篇报告为本届大会审议工作的成功作出极其重要的贡献。我们希望他在今后的工作中一切顺利。

把1988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的决定，对我们来说是一种使我们感到万分欣慰和自豪的源泉。在这样一个时刻授奖，这一奖励便超越了表彰的狭隘意义，它表达了联合国在维持和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中继续发挥关键的重要作用得到了最为广泛的承认和最为热烈的赞扬。这一决定表明了对联合国作用的重要意义的公正评价，是多边行动原则的胜利。挪威诺贝尔委员会正确指出，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表达了国际社会通过谈判争取和平的明显意愿；这些部队的以其自身的存在为发起真正的和平谈判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在这重要的时刻，我向秘书长表示最真诚的祝贺。由于秘书长发挥的作用和他作出的积极贡献，这个极有威望的奖金的授予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秘书长。

我们怀着和成员国配合工作的希望参加大会本次会议，旨在取得尽可能最好的结果，尤其是因为面对全人类的问题具有全球性质，因而要求国际社会一起来解决这些问题。在这样做时，只有通过对话，外交和谈判来进行，而别无他法。这也是为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所必须有的道德责任和逻辑前提。

我国相信，《联合国宪章》是根据全体会员国的利益拟定的，因而联合国继续是全世界人民所不可缺少的组织。我们相信，充分利用联合国的能力及各国以《宪章》为指导制定其外交政策的警觉，将会提高和加强联合国在解决争端，解决区域和全球问题以及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时的效能和作用。

从约旦对《宪章》所作出的承诺而言，我们重申，联合国各项原则及其权威是和执行联合国所通过的各项决议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两大支柱。因而，我们反对在运用这些决议时，采取偏袒的和有所选择的态度。尤其是那些涉及诸如不允许以武力攫取领土，反对外国占领，和平解决争端和各国人民自决权力等政治和道德原则的决议更不能采取偏袒态度。我们认为，这样的决议，尤其是关于巴勒斯坦，中东，黎巴嫩，伊朗—伊拉克争端，纳米比亚，塞浦路斯和柬埔寨的决议都是至关重要的，应根据有关国际文书的主旨予以加强。

本届联大突出的特点或许是：它是在国际上发生积极变革和新的发展中召开的。一个例子是：随着《销毁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的签定，出现了国际和谐气氛，使得许多地区性问题——阿富汗，中美洲，柬埔寨，纳米比亚和安哥拉问题——得到了重大突破。另一个例子是：伊拉克—伊朗停火和朝着和平发展趋势表现了伊拉克—伊朗争端方面取得了很大的积极进展。这一点应该鼓励我们，激励我们再接再厉地努力对付目前影响地区和国际安全与稳定的长期争端和问题，包括以巴勒斯坦问题为核心的中东问题和南非种族隔离政策。

因此，我们希望把我们去年亲眼目睹的各种积极事态发展与缓和的所有迹象利用来加强联合国本身——尤其是安理会，使它能够完成当今形势要求予它的使命。

毫无疑问，秘书长及其助理工作人员的努力极清楚地说明出了联合国在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时起的重要作用。我们有证据说明，在签订阿富汗协议，在使伊朗和伊拉克间停火安排成功生效，以及旨在两个邻国间消除战争状态和全面公正地解决争端随后进行的谈判中，他们在秘书长领导下作出了长期不懈的努力，直至取得成功。

在这方面，当我们认识到，必须迫切地加强联合国的作用和效力，给它以所需的推动力，使其放手执行任务，进行活动和履行授予它的责任时，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本组织的财政危机日益严重。其严重的程度已到达了影响本组织继续其工作，或者甚至影响到了它的存在，因而使人类对它所寄予的希望有遭到破灭的危险。

使我们更为伤心和关注的是：危机的根据并非是因为无能力支付，而是出于对联合国的法律，政治和道德承诺及联合国所代表的原则的尊重严重下降。既然如此，重点应放在对付危机上，这一危机与其说是开源的问题，还不如说是由于各个国家所作决定而引起的问题。

这不能不使我们想起，这个危机的直接原因是有些国家在按时支付其分摊会费时采取违约，拒付和拖欠的做法。这些国家违反了他们应对作为全人类安全和繁荣希望所系的联合国应尽的重要国际义务之一。我们呼吁这些成员国能响应秘书长的要求，马上支付已过期的会费，并在将来按时交费。我们希望，采取行动，确保长期有效地解决本组织的财政危机，其方法是制定一项有健全组织结构的稳定的筹资制度，以防止任何方面施加财政压力，影响本组织的作用或独立性。

在陈述我们对主要国际争端和问题的看法时，我将先谈谈中东问题，中东问题的核心是巴勒斯坦问题，我们约旦国就处于这一争端地区的中心。这个地区已成为国际社会堕落的活生生写照，成为世界紧张局势最危险的热点之一，同样它也反映了削弱联合国作用的种种企图。在中东，扩张主义横行。面临这个地区的种种事件，本组织明显地无能为力，大国间的竞争找到了如此的沃土，以致他们的利益竟先于该地区人民的合法利益。

以色列侵占西岸，加沙地带和阿拉伯叙利亚戈兰高地已有21年多了。一开始，以色列宣称它准备从这些领土撤走，作为保证其和平和安全的全面解决这个问题的一部分。这种话已清楚地证明是谎言，因而所有人都认为，以色列决无从它占领的土地上撤走的意图。从它占领这一领土开始，它就着手并吞阿拉伯的耶路撒冷，在西岸和加沙地带设置移居点，继而破坏它们不同的经济结构。与此同时，它坚持反对阿拉伯和国际和平的行动和倡议，反对联合国有关阿拉伯——以色列争端的决议。自1967年以色列军事上取得胜利后，以色列便冲昏了头脑，坚持与历史逻辑和《联合国宪章》背道而驰，不顾历史教训，不考虑任何后果，把其占领的临时性质变为永久的现实。

由以色列和它实行了21年的那些做法所造成的形势不能为各国人民之间的共处提供适当的背景,它们对和平的实现构成严重障碍而不是提供良好的基础,这些形势在巴勒斯坦和整个中东问题上产生和激起了一个十分重大的事态发展。那就是在西岸和加沙地带各地处于被占领之下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的起义,这一事件的发展通过政治新闻报道和国际新闻媒介为全世界所关注,它揭示了以色列的本性,揭露了以色列对拒绝其占领的手无寸铁的贫民百姓采取镇压行径的恐怖和可恶。这一起义强调了巴勒斯坦人民一致拒绝和反抗占领,并向世界的良知发出帮助结束那一占领的呼声,它同样也使以色列清楚地认识到自从占领开始以来单纯时间的流失并不意味着不可改变的造成了既成事实和这个问题已经解决。若将起义归因于别的原因而非占领区的贫民有感到无法找到打破占领僵局的办法而产生的灰心丧气和绝望意识,就等于试图无视真正的事态。最不幸的是,以色列占领当局在处理起义时所采取的有害和残暴的方法,表明以色列的主导态度仍然是胁迫被占领土居民和将武力和暴力作为解决冲突的手段。以色列不是重新考虑其错误态度和立即对阿拉伯和国际和平倡议或甚至其朋友提出的倡议作出反应,而是采取拖延手段、耍花招以及固执地谈论一些为阿拉伯所拒绝、为国际社会所不能接受的东西,其目的是使其占领永久化和执行其非法计划。同样,它试图对在西岸和加沙地带发生的事情实行封锁并掩盖占领军用武力和暴力对付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平民的全貌。

从巴勒斯坦人民的悲剧一开始,约旦就全面经历了这个悲剧,并担负着其人道、经济、社会和政治影响的大部分负担,约旦总是呼吁理智、克制和寻求一个公正持久的解决方案。采取这一道路,约旦人民将自己和巴勒斯坦人民的希望和痛苦连在了一起。1950年,约旦通过民主的方法在符合宪法的合并中自愿和自由选择把自己和西岸的命运结合在一起,合并规定约旦河两岸都尊重巴勒斯坦人民的历史权利,保持他们在任何符合国际法的解决方案的权利。两岸的合并构成了在国际法和国际合法性原则的基础,这是约旦采取政治行动结束自1967年以来以

色列对西岸的军事占领所依赖的基础。 安全理事会一致通过的第242(1967)号决议也具体表述了约旦在争取和要求结束该占领中的合法作用的重要性和合法性。然而约旦人民对1974年在阿拉伯舞台上出现的局势作出了积极的反应,宣布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为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 尽管我们承认那一局势造成了某种双重作用,我们的处理方法是努力将我们在两个人民根据宪法实行统一和国际法保护之下在约旦的作用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作为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代表的作用协调起来。 因此我们在国际讲台上对它迅速的给予支持和合作以便利其政治行动,保证其作为一个重要方面参与国际和平倡议,特别是鉴于美国和以色列关于拒绝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打交道的公开宣布的立场。

正如约旦对在1974年拉巴特最高级会议上阿拉伯国家呼吁它继续通过约旦机构与西岸打交道,以便支持处理占领之下的巴勒斯坦人民的坚决反抗作出反应一样,它也对今年6月于阿尔及尔召开的阿拉伯国家最高级会议,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愿望进一步作出了反应,并根据阿拉伯国家间对这一问题的政策,通过断绝两岸之间的法律和行政联系,在形式和实质上强调巴勒斯坦这块土地的巴勒斯坦特征。 这或许也可能促使有关各国——不管是直接卷入还是处于能够施加强大影响的国家——更现实、更严肃的面对移交给他们的关于实现公正、长久和全面和平、使巴勒斯坦人民实现其合法愿望、与世界其他各国人民一样自由和体面的生活的责任。 就我们而言,我们约旦希望这一步骤也将支持那一英勇起义和突出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努力在巴勒斯坦家园的土地上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的作用。 同时,我们坚定的宣称约旦将继续履行其作为阿以冲突的一个主要方面的国家作用,履行其援助巴勒斯坦人民支持其实现国家目标的合法斗争的职责,我们将在与巴勒斯坦国土和人民的特殊和突出的关系基础之上来做这一点。 巴勒斯坦特征任何时候都从未与约旦特征冲突或矛盾。 相反,当我们讲到巴勒斯坦问题和巴勒斯坦权利时,我们指的是一块特定的土地和一个具体的人民,他们在那块土地上居住了许多世纪,直到1948年

以色列将它驱赶出去并使他们散居在犹太人的聚居区，进而在1967年占领了整个历史的巴勒斯坦领土，将150万巴勒斯坦人置于它的占领之下，其情景类似一个可怕的监狱。这是一个问题，它的解决只能是以色列撤出其1967年所占领的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领土，尊重巴勒斯坦难民返回其家园的权利，使巴勒斯坦人民行使其不可剥夺的权利，最重要的是自决和在其家园土地上建立一个独立国家的权利，以及保证该地区所有国家——包括以色列在安全和得到承认的边界内和平生存的权利。

我们认为，实现这样一个解决方案的唯一途径是以色列接受并同意，在安理会第242（1967）号决议和联合国有关巴勒斯坦问题、巴勒斯坦人民权利和整个阿以冲突的各项决议基础之上，在国际范围内召开一次由联合国主持的、由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参加的中东问题国际和平会议作为举行包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内的所有有关各方直接会谈的唯一方法。联合国通过其宪章和决议，是实现这样一个解决方案的自然和适当的构架，特别是因为它是引起巴勒斯坦问题的讲台。以色列的领导人紧迫的需要一种新的思想，因为它必须接受国际会议为实现全面、公正和持久解决方案的唯一办法，从而打破暴力、压迫和道德衰败的恶性循环。以色列提出的诸如害怕由于国际社会对其施加压力而可能使其安全受到威胁的借口没有任何真实根据，因为会议的一个重要目标是通过保证所有各方的安全克服相互怀疑，这种安全没有一方能够以损害它方利益而达到。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就看不见以色列有任何安全的未来，直到它从所占领土上撤出为止。

它不能既占有土地又获得和平，其安全不会从占领领土或建立可防御的边界中获得。只有与阿拉伯人的真正的和平才会确保其未来并给它带来安全。西岸和加沙地带的人民起义已经表明了以色列声称这些地区对其安全至关重要的谬论的错误；以色列因为坚持其占领和企图以武力征服巴勒斯坦人民而为自己制造了一个安全僵局。

在这方面我们谨强调，安全理事会是为了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目的而建立的，它肩负着独特的使命并被授予某些特权；由于其政治组成及其国际威信，安理会是召开关于中东问题的国际和平会议施加压力和采取行动的有效工具。鉴于西岸和加沙地区人民起义的局势的严重性，这次会议应当尽早举行，这一局势也要求安全理事会保持最高度的警惕并履行其职责，立即采取保护平民人口的措施。

至于黎巴嫩的局势，我们约旦人呼吁充分和迅速贯彻安全理事会通过的有关该问题的所有决议，特别是呼吁以色列完全和无条件地撤出黎巴嫩并且在国际承认的边界内布署联合国部队的决议。我们呼吁恢复黎巴嫩对所有黎巴嫩领土的主权，不管以色列以任何借口拖延其对黎巴嫩南部的占领。这将为黎巴嫩的和解和恢复该和平国家的统一、安全与稳定奠定基础。

黎巴嫩目前经历的宪法危机是一个严峻和重大的事态发展，在这次危机中需要所有有关各方进行合作，以便使它们能够就反映该国所有社区和派别的协商一致意见达成协议，这种协商一致意见就是：民主原则应当得到加强，应选举一位共和国新总统并坚持将能保障黎巴嫩土地和人民统一的秩序，从而防止可能朝着分裂国家迈步的局面的出现。国际社会充分了解黎巴嫩的任何分裂及其社会与政治秩序崩溃中所固有的可怕的危险。中东区域国家的安全与稳定将受到严重破坏，对整个国际和平与安全将产生消极影响。我们向真主祈祷，黎巴嫩人民今天正在经历痛苦时刻不久将会变成光荣岁月，黎巴嫩人民将会克服危机的错综复杂的情况，并借助于他们所获得的支持与援助在一个自由与统一的黎巴嫩中实现民族和解，恢复其家园的基本经济和社会结构，并实现他们所盼望的安全与繁荣。

约旦欢迎伊朗——伊拉克战争最近在停火和通过直接谈判采取和平行动方面的事态发展。我们认为这些谈判是一个关键途径，双方应当借助这种途径坚持努力讨论所有争论点，并处理这两个邻国之间旷日持久冲突的所有根源和表现，以便实现公正、持久与全面的和平，保证它们之间和该区域所有其他各方的稳定、睦邻关系和密切合作。我们呼吁加强努力在两国之间正在进行的谈判中加上政治和道义信任，使之能够在审慎的政治和外交行动的范围内讨论冲突和与之相关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提请注意从冲突开始以来一直成为伊拉克政治立场特征的灵活性和对国际责任的承诺，这也继续指导伊拉克目前在两个之间进行的谈判，同时我们希望，这将会得到欣赏和真诚的回报，并导致签署保障整个区域所有人民的安全、繁荣与进步的和平、友好、合作与睦邻条约。

达成并缔结阿富汗协定也使我们感到满意，我们希望，协议的文字和精神将会得到贯彻，以便使阿富汗人民能够在坚持不干涉各国内政原则的情况下以确保阿富汗的统一、完整、独立和中立的方式行使自决权。在这方面，我们很高兴地赞扬联合国所起的重要作用以及秘书长本人所起的作用和所做的努力，在有关各方的合作下，这些努力使我们能够取得这样积极的成果。

同样，我们满怀希望地关注着纳米比亚问题上最近的趋向缓和的事态发展。因此，我们赞同安哥拉、南非、古巴和美国代表团之间进行的谈判，以便根据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为纳米比亚独立铺平道路，我们希望联合国秘书长将能够在今年尽早宣布开始贯彻这项决议，以便实现纳米比亚独立并使它在各国中占居其应有的地位。

本着同样的乐观与支持精神，我们一直关注着中美洲局势方面的积极的事态发展以及在危地马拉的埃斯基普拉斯签订的协定，我们希望，将会取得对解决该区域所有问题和在那里实现安全与和平的共同的谅解。这是克服该区域国家正在深受其害的经济和财政问题并确保它们人民的安全与福利的必要的必要的基础。

总的说来，作为我国政策基础的原则，特别是有关人民的自决权、不干涉各国内政和拒绝占领的原则，决定了我国对所有其他国际冲突的立场。在这方面，我国欢迎柬埔寨冲突各方之间开始的对话，以便实现公正和确切的政治解决，确保外国军队撤出和柬埔寨人民的自决权。在这方面我们也欢迎东亚国家外交部长们最近为提倡对话并实现所期望的解决所做的努力。

我国同样也赞同所有旨在在朝鲜半岛上实现缓和与和解的行动。朝鲜双方之间对话的进程因而必须得到鼓励，以便在它们之间建立信任，作为和平统一这两个国家的重要和不可缺少的基础。我们支持并赞同这一行动的理由是，一个统一的朝鲜在我们看来是世界该重要区域中和平、稳定与繁荣的保障。我们欢迎两个国家成为联合国成员的设想，特别是因为这将它们提供一个按照联合国原则在联合国范围内进行会谈并使它们的观点更加接近的机会。

约旦呼吁通过塞浦路斯岛两个社区之间的对话迅速地和平解决塞浦路斯问题，以便实现将能确保塞浦路斯的统一和主权及其不结盟地位的解决。塞浦路斯总统乔治·瓦西洛乌先生与土族社区领导人拉乌夫·登克塔什先生在秘书长赞助下最近举行的会议是一个积极的迹象，表明争端双方拥有建设性对话的政治意愿和真诚愿望，我们希望它们将在相互信任的气氛中继续实现所期望的谈判解决。在这方面，我们赞同秘书长继续作出的努力和他为此目的向有关双方提供的斡旋。

由于非洲国家深受南非政府的种族主义和侵略政策之害，并且由于该政权对被压迫的大多数人民继续实行的镇压、压迫和暴力措施，妄图压制民主抵抗和永久维持种族隔离政策，南非的局势与中东局势并没有多大差别。

我国政府重申支持非洲大陆的兄弟正在进行的正义斗争，整个国际社会参加了这场斗争，劝说并迫使南非政府放弃种族隔离政策，把南非变成一个民主国家。在这里，我们要再次强调联合国在监督和谴责以色列和南非在军事和核领域中进行的合作方面发挥的作用，因为这种合作对非洲大陆和全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构成了威胁。

要全要阐述约旦关于威胁各国人民安全与和平的区域和国际问题的观点，我必须提到裁军问题。我们认为，裁军是调整国际关系各个领域的基本因素，调整的目的是为了在一个没有暴力的世界上建立全面的和平、安全与繁荣的秩序，这样一个世界首先重视的是保护人的生命和取得人类社会文化、科学与经济进步。不销毁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这一目标就无法实现。我国对两个超级大国缔结的《销毁中程和短程导弹条约》表示欢迎和满意。我国认为这是核裁军的开端，是在为实现全面裁军作出继续努力创造政治气氛方面采取的重要步骤。我们希望加强联合国的作用，使它在抓住历史机会，把裁军与缓和变成一个长期的不可逆转的进程方面发挥必要的作用。

最后，我们认为光靠解决削弱人的潜力和浪费财政资源的政治问题和国际冲突而不同时进行发展，还不能实现长期和平。由于目前世界经济形势令人非常不安，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复苏缓慢，还没有扩展到其进步对整个世界的健康发展来说必不可少的发展中国家，这种情况就尤其是这样。这些国家的国际收支继续出现赤字，这一方面是因为商品价格下降，保护主义倾向上升，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进口的制成品价格上升。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出口和外汇收入下降，结果增加了关于国家偿还债务的负担。工业化国家和国际机构必须采取相应的有效措施，使发展中国家克服经济危机，工业化国家和国际机构在这样作的时候，必须考虑到世界经济的全球性质和加强南北对话的必要性。

哈米德先生（索马里）（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代表我国代表团并以我本人的名义，祝贺您当选为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的主席，并对您履行这一高级职务的领导能力、外交才干和智慧表示充满信心。

同时，我诚挚地感谢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比得·弗洛林先生在担任第四十二届大会主席时所作的出色工作。

近几年来，大会每年对国际形势的估价必然是悲观的，这反映出世界正受到严重的困扰，其原因是核武器和其他武器的竞赛、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差别的日益扩大以及种族主义压迫、外国干涉、军事侵略和自决权的剥夺必然造成的区域动乱。

在国际上造成不稳定和不安全的条件依然显而易见，但毫无疑问，大会将受到世界形势中目前清晰可见的好转迹象的鼓舞。这些迹象使我们大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前景感到有些乐观。

索马里在承认世界形势中出现好转的现象的时候，特别欢迎美国和苏联之间出现的相互接近的新精神。有一条非洲谚语说，大象相争，草木受害。东西方的竞争必然是涉及第三世界国家的区域冲突的重要因素，世界各国人民毫无例外的受到了超级大国和竞争的威胁。因此，索马里感到高兴的是东西方关系从对抗到对话的发展推动了限制核武器进程的发展，并促使人民着手解决一些国际社会严重关注的区域冲突。

在这方面，索马里和许多国家一样，对苏联撤出阿富汗表示满意。我们相信在联合国主持下达成的四国协议的条件将得到严格遵守。今后要考虑的最重要的问题应该是民族和解、难民回归家园以及阿富汗独立、主权和不结盟地位的全面恢复。

我们还诚挚的希望，国际气氛的改变将保证关于纳米比亚独立问题的协议和关于南非对安哥拉军事侵略和干涉问题的协议取得成果。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应当继续被看作是国际上关于纳米比亚独立问题的唯一可接受的基础。我们相信纳米比亚的独立是国际社会的责任。我们申明支持安哥拉要求以主权国家的地位，根据自己的最大利益自由谈判的立场，我们高度赞扬安哥拉政府在实现联合国崇高目标方面不断发挥重要作用的政治才干。纳米比亚的独立当然是国际社会道义上和政治上的责任，这一问题早就该解决了。

鉴于南非在纳米比亚问题上食言的历史，我们认为需要一点谨慎。我们认为，大会必须继续反对可能不正当拖延纳米比亚独立的联系，必须坚持继续对比勒陀利亚政权施加经济压力，以保证纳米比亚真正获得解放。

国际社会所关心的另一个冲突是海湾战争。我们希望两个有关国家继续与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密切合作，帮助他做出积极努力，以保证实施安全理事会第598（1987年）号决议。该决议的条件为使公众持久解决取得进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我们相信在和平的道路上不会走回头路。当今的世界上还可以用谨慎的乐观的态度来看待塞浦路斯的局势。秘书长为促进谈判解决所做的耐心努力以及打算两个部落首领表示的进行对话的意愿是寻求中止分裂和冲突的积极因素。我们希望妥协精神能够指导谈判，并且实现照顾到那里所有有关的权利的解决。

我国政府感到遗憾的是，在另一个多事的地区，柬埔寨和平仍然没有到来。尽管最近在印度尼西亚所有有关方面所进行的会谈明显失败了，但是我们仍然有理由持乐观态度。我们相信，有关大国将继续施加其影响，以恢复柬埔寨的主权，民族团结，和政治，经济和社会稳定。

关于非洲之角的事态发展，出现了走向和平与稳定的运动。我国继续遵守索马里——埃塞俄比亚和平协定的文字和精神。索马里作为第三世界国家和联合国以及几个地区性组织以及其他国际运动的成员，欢迎各国，无论大国小国，之间的理解和合作，并且呼吁严格遵守宪章的原则。本着这个精神，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达成了一个协定，以实现关系正常化，并且创造一个能够永久和公正地解决两国之间现存的问题的必要的范围。由于这一协定的签订，已经采取了积极的步骤以实施该协定，例如部队脱离接触，恢复外交关系以及交换战俘。在这方面，可以说两国已经朝着和平的方向大踏步前进了。我们希望两国之间的关系不会再倒退。我们期待着两国之间以相互信任，尊重和良好愿望为特点的富有成效的关系。我们索马里坚信，稳定是社会经济发达和人类进步的基石。

我说过要用乐观的态度看待国际形势，但我同时还要强调索马里深深地关切大会议程上的许多问题，这些问题仍然拒绝为解决而做出的努力。

例如，在南非，大部分人在自己的国家仍然被剥夺公民权和财产权；合法领导人例如纳尔逊·曼德拉仍然被囚禁，抗议不公正的群众民主运动遭到了南非强大的警察国家装备的残酷进攻。这就是种族隔离的现实，是比勒陀利亚政权试图用粉饰性的安排和人口普查的烟幕来掩盖的现实。

我国政府重申呼吁对南非实施全面的和强制性制裁，呼吁国际上坚决承诺支持前线国家对付南非的侵略性和破坏稳定的政策。

尽管为实现全面解决复杂的中东问题作出了努力，这一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当今，西岸和加沙地区人民的勇敢暴动强调了这一地区的中心现实，及只有以色列从所有被占阿拉伯领土包括耶路撒冷撤走，并且承认巴勒斯坦人民自治和在巴勒斯坦建立国家的权利，才能实现和平。

我国政府强烈支持召开一个由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和其他代表一样平等参加的中东问题国际和平会议。我们认为，这一会议将提供一个独特的机会，在安全理事会和大会所通过的关于中东问题的建设性决议的基础上进行谈判。

现在我谈一谈国际经济关系中令人不安的现象，这一现象正在不断地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进步。

世界经济局势的严酷现实在非洲得到了生动的体现，这一大陆集中了最多的最不发达和遭受自然和其他灾害的国家。非洲国家为使自己和整个非洲从经济危机中复苏过来所做的最大努力由于灾难性的债务，商品价格的大幅度下降，保护主义，严重不足的贸易条件以及优惠提供发展援助的停滞而受到挫折。

非洲巨大的和持续增长的债务当然是最棘手的问题。我国政府对主要债权国所作出的决定感到遗憾，这一决定只是零敲碎打的而不是全面的解决非洲的债务。

这对有效的实施非洲经济复兴纲领的希望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我们希望这一决定能得到重新考虑。

在国际经济系统中，非洲国家希望从主要国际机构，例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得到的援助能够增加，以实现复苏。不幸的是，大部分结构调整计划忽视了发展不足的人为方面，因此无法跳出失业，营养不良，愚昧和疾病的循环。国际金融机构应以不使受药物之害的处方来医治这些患病的国家。

关于双边和多边发展援助问题，必须指出，令人失望的是，捐助国没有实现两年前在非洲经济危机高潮时所做出的承诺。索马里感激的注意到了我们接受到的特别是来自北欧国家的发展援助。但是，我们紧急呼吁其他还没有这样做的传统捐助国对最不发达国家的困境做出符合其局势严重性的响应。

我请各位注意索马里特别关心的发展援助领域，及援助难民的问题。在我国，我国政府近十年来不断努力保证向在索马里的数量难民提供紧急援助，并在国家发展规划内促进永久性解决。不幸的是，国际上对这些努力的协助远远跟不上需要。因此，我们提请捐赠各方牢记在第二次援助非洲难民国际会议上所做的保证。我们希望他们支持随后大会历届会议强烈赞同的有关行动方案。

我国政府感到遗憾，南北对话议程上的重要问题的讨论被搁置起来，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眼前的问题没有得到充分解决。人们广泛承认，一个分为富国和穷国两级的世界不利于世界和平与安全。人们必须更加广泛地认识到，发展的问题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世界经济和实现缩小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差距的新的承诺的一个组成部分。

毫无疑问，大会议程上最重要的问题是裁军问题，该问题对世界和平与安全具有严重、广泛的影响。

我国政府强烈地希望，以通过《消除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中导条约》为标志的国际紧张局势的减缓将对裁军各方面的问题产生积极、持续的影响。然而，我们对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会议未能就重要目标和优先次序达成协议感到失望。

我们认为，最紧迫的裁军优先项目必须是达成一项全面禁试条约，冻结核武器的生产。常规裁军无疑是每一个成员国的重大责任，但是，核军备竞赛笼罩和威胁着我们的一切努力和人类的生存。

同样，我们反对在我们的周围环境已经受到现有的大规模毁灭性系统严重威胁的时候发展外空武器。

索马里欢迎在达成一项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方面所取得的进展。我们希望联合国在核查裁军协定方面发挥作用。这项建议具有显然的实际好处，能够加强集体安全的原则。

索马里还感到失望的是，军事上重要的国家现在已基本上否认了关于裁军与发展关系国际会议所肯定的联系。不应该需要再次强调，在世界上多数人还吃不饱的情况下，把天文数字的开支用于军备意味着人类的悲剧。

不久前，人们还认为联合国的权威和效率处于低潮，然而，什么也不能比成功更有效。今天，由于联合国在促进区域性冲突解决的谈判中发挥着中心或宝贵的支持作用，这一世界性组织又有了新的、值得欢迎的突出地位。

我认为，现在需要强调，联合国对冲突局势进行维持和平与和解的能力一直存在。如果说这一世界机构作为协调各国行动中心的作用没有一贯得到利用，这不是联合国组织的过失。联合国只有在其成员国给予应有的道义和物质支持的情况下，才能有效地运转。

今天，各国应该毫无困难或毫不犹豫地这一世界组织提供无保留的支持，因为成员国要求的广泛行政改革已经忠实地完成。当联合国密切参与最大的国际问题——如阿富汗、海湾战争和南部非洲问题——的解决的时候，联合国确要面临一场威胁着联合国生存的财政危机，这种情况显然是不正常的。索马里希望，所有成员国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财政义务，保证这一世界组织继续处于有利和有效的地位。

我借此机会表示，我国政府深切感谢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的献身努力和出色的外交。他给秘书长职位带来的个人才干非常有利于和平事业。我们希望他身体健康，继续成功。

世界面临着经济和政治相互依存、核武器和常规武器不断升级以及地球环境面临严重威胁所造成的棘手的全球性挑战。各国都能清楚地看到，对付这些挑战离不开争取国际合作的秩序、真诚的努力，而联合国是这种合作必不可少的中心。最后，我国政府重申完全相信联合国的原则和宗旨，保证继续支持联合国在各个领域——经济、社会和其它领域——的努力，保证世界的繁荣，促进和平事业。

皮涅伊罗先生（葡萄牙）（以葡萄牙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祝贺你当选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主席。我特别希望代表葡萄牙并以我个人的名义，表示我们对你的充分信赖，相信由于你专业技巧和献身努力，我们将取得积极的成果。

同样，我要表达我个人和我国对主席弗洛林先生在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上所完成的大量、严肃的工作表示感谢，我向他表示最热烈的问候。

我要同其他各位一起赞扬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的杰出成绩，以及他在解决我们各国密切关心的问题中所体现的认真和献身的精神。他的工作当然为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最近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做出了贡献*。

* 副主席韦尔塔·蒙塔尔沃先生（厄瓜多尔）主持会议。

希腊作为欧洲共同体现任主席，代表共同体12个成员国就与目前国际形势有关的最为重要的问题作了发言。我们支持他的发言。但是，我想回顾一下我国政府所重视的那些问题。我首先想特别提出东帝汶问题，这不会使任何人感到惊奇。

联合国似乎在和平解决冲突方面重新发挥了作用。现在一些最为严重的国际问题正在得到解决，另一些旷日持久的问题的和平解决也正在取得明显的进展，我们对此表示欢迎。与此同时，我遗憾地指出，有一个问题已经拖了许多年，而不能根据联合国原则以及基本的决议得到公正的解决。

东帝汶非殖民化问题是国际社会的一个心病，也是对作为本组织立场的一个基本部分的非殖民化原则的一贯性的挑战。我们痛心地看着，在东帝汶非殖民化原则受到公然而直接的践踏，而践踏这些原则的国家自身也受过殖民统治，并在为殖民地人民的解放而进行的斗争中起过重要的作用。

十三年以前，葡萄牙管理下的非自治领土东帝汶遭到一个强大的邻国的入侵和占领，从此，东帝汶的非殖民化进程被迫中断。葡萄牙并不否认自己对自从非殖民化进程开始以来东帝汶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负有责任，但是，我们不能同意这成为印度尼西亚入侵和占领合法化的理由，成为剥夺东帝汶人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包括其不可剥夺的自决权——的理由。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使在该领土的残酷镇压合法化，残酷镇压的结果给人民带来痛苦，甚至剥夺他们的生命。

东帝汶已经有几十万人口，四分之一的公民遭到杀害。统治他们的政权不是他们所选择的。他们的权利、自由和基本保障受到限制。他们要求有机会选择他们的政治命运。

我再次重申，葡萄牙不认为自己以东帝汶享有主权。我们坚持认为东帝汶应该享有自决的权利。占领当局一再声称自己给东帝汶居民带来好处，然而，我们不能理解的是，占领当局为什么要害怕人民行使自决权的结果呢？假如东帝汶人

民的心真的已经被争取过去，那末，为什么还要害怕人民表达自己的意愿呢？

对我们来说，东帝汶问题是一个道义的、历史的和法律的责任。在这个讲坛上，谈到其他殖民领土时人民经常指出保护人民的权利、自由和特性是国际社会的重要职责，也是本组织所有会员国遵守本组织基本原则的集体责任。我们不能忽视东帝汶问题，否则，我们就会成为靠武力造成既成事实的同谋犯。

葡萄牙将尽自己的力量通过对话争取谋求国际社会能够接受的公正全面的解决办法。我对秘书长所做的调解努力表示感激。我们一定和秘书长紧密配合。我们本着一种建设性的精神并首先考虑到的是对东帝汶人民合法权利和愿望的尊重，希望这一调解进展能够继续下去。我们忠诚地希望印度尼西亚也能表现出这种建设性的精神。

世界上许多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的经济形势在继续恶化，国际社会对此表示担忧是有充分理由的。目前，这些国家经济形势的特点是增长停滞、高通货膨胀率、债台高筑。造成上述结果的原因在于通行的发展模式有缺陷，国际经济秩序存在着某些严重的结构失衡，许多非洲国家极易于遭受自然灾害的破坏。

这一个问题在审评联合国非洲特别行动纲领实施情况的会议上已经讨论过了。我们不忽视非洲国家自己应该负的主要责任，同时，凭心而论，我们应该回顾一下欧洲共同体各成员国为援助最不发达国家而建立有效的机制所进行的努力。我应该特别提及历次洛美公约，因为这些公约建立了一种合作关系，这种关系具有各方自愿达成的法律基础。这些公约把所有感兴趣的国家结合在一个永久性协商的结构之中，从而有了一个重要的讲坛，便于南北对话的发展。

欧洲共同体和非洲、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国家正准备就新公约举行谈判。在此，我想指出，我国对此感兴趣，并将积极参与。我们认为，欧洲共同体与非洲、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地区的66个伙伴之间的关系的加强是合作和发展援助领域的一个重要榜样。

共同体所确定的前景是，部门干预应该和发展进程相辅相成，而不应该是缺乏长期有效性的紧急活动而已。我们认为，这是达到外贸体系逐步平衡这一目标的最为有效和负责的方法，从而达到国际贸易的协调发展。

我认为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应该得到国际社会的继续支持。这次会议是区域合作的一个试验，具有使该地区各国在经济上获得自力更生能力的重要实际成果。

一些发展中国家正在进行的结构调整是一个果敢的行动，显然，他们为此付出了政治和社会代价。这种调整应该得到工业国的更多的支持。工业国应该同所有提供贷款并积极同受益国进行对话的实体一起采取综合行动，作好协调工作。

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和文化原因，我国特别重视发展援助问题。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所面临的严重问题引起了我们大家的极大的关注，我们一定为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而努力。

在这里，我想回顾一下今年五月葡萄牙总理在欧洲议会议员大会上所提出的建议。这个建议就是在里斯本建立一个南北中心，该中心具有灵活的结构，做为一个永久性的交换意见的讲坛，其目的是增进南北之间的谅解与信任。我们希望这一个建议能得到在座的所有国家的代表的支持。

我国承认国际关系这个方面日益增加的重要性，因为这与葡萄牙在世界上所起的历史作用相符，也与我们对自己在民族之林中的地位的看法相符。

非洲对葡萄牙来说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这是因为历史和文化的纽带将我们联系在一起。今天我们在继续加强这些纽带，为所有有关国家的利益和社会及经济的进步而进行合作。

这种合作作为一种积极的政治关系的具体表现，在同以葡萄牙语作为官方语言的非洲国家，如佛得角、几内亚—比绍、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双边行动中肯定表现得更为明显。但是，我可以高兴地指出，葡萄牙参加具有重要性的多边结构——即《洛美公约》和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一年比一年更广泛地表现出特别符合现实中的发展优先项目的政治和经济团结。

在这种前提下，我认为我们可以强调联合国促进非洲的特别行动方案，该方案清楚地表明联合国注意和致力于寻求解决我们大家谁也不能够漠不关心的这个问题。

在过去的两个月里，我们看到一种具有历史意义的发展，为安哥拉和纳米比亚人民开拓了新的前景，我认为，安哥拉和纳米比亚人民将战胜多年来的苦难，并且今后在充分尊重领土完整的和平的气氛中享有发展和进步的条件。

我祝贺这样一些人，他们以务实的态度致力于对话，随时准备放弃次要问题而保证主要的问题，这样使之有可能在一个如此长期拖延的进程中取得突破。

在这一方面，我希望发出一个非常特别的信息，问候和声援安哥拉人民，并声明葡萄牙准备在双边和多边的范围内尽一切力量帮助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完成它完全有权利进行的重新建设和发展的这样一项艰巨的任务。

关于莫桑比克，我借此机会再次谴责一直得到外部支持的叛乱力量所造成的不能容忍的不安全的局面。让这个国家作出牺牲的人民在和平中工作，争取实现一个更美好的未来的时刻早就已经到了。莫桑比克争取和平与发展的斗争也应当得到国际社会的声援。

然而，实际上南非政府应当承担自己的责任，并表示它真正愿意寻求对话和睦邻关系。这将证明它仍然忠实于最近在松戈会议上重申的《恩科马蒂协定》的精神和实质。虽然这样，我希望重申我国的信念：只有通过消除南非共和国境内的紧张局势，才能够实现该区域的全面缓和。

葡萄牙不仅在联合国，而且也在其它许多场合里强烈谴责作为种族隔离和班图斯坦化制度主要特点的不道德和不公正的行径，采取这种不道德和不公正行径的目的在于长期维持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歧视，而这种歧视则是这个国家内部局势不断恶化的根源。我们再次呼吁比勒陀利亚政府以最近在纳米比亚谈判和寻求安哥拉和平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坦诚的态度来解决其国内的问题。

在这个范围内，在彻底消除种族隔离制度方面取得进展是一个具有根本性的优先问题。只有消除种族隔离制度，才能让这个国家的所有社区享有参政、工作、安全和社会福利的机会。如果它们有政治勇气并意识到历史是不可逆转的，那么南非当局就完全可以把南非共和国转变成为一个多种族、经济上发展的国家，即一个融合所有社区的国家——简而言之，一个无疑将对整个南部非洲产生积极影响的发展和进步的真正的核心。

实际上，应当由南非人——所有南非人——来决定实行改革的最好的途径，这种必要性是无可辩驳的。但是，我清楚地看到，黑人大多数的更加自由的政治表达形式无疑将促进创造一种对南非社会的转变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相互信任的气氛。谈到这个问题，我不能不指出我国对纳尔逊·曼德拉——最近国际社会庆祝了他的70岁生日——以及沙佩维尔六人的处境深表关注，这是两个不公正行径的突出的例子。

葡萄牙作为欧洲共同体和大西洋联盟的成员国，作为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参加国，一直特别密切地注视东西方关系的发展。我满怀信心并满意地注意到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在最近的几个月里有了明显的改善。在华盛顿和墨西哥首脑会议之后的今天，出现了一种积极的精神；对话更加开放和频繁，而且已经采取了决定性的步骤，特别是在军备管制和裁军方面。

我国欢迎《消除中程和中短程导弹的条约》，认为这是朝着国际缓和，乃至和平迈出的一个积极和重大的步骤。在这点上，我们支持双方已经确定的削减美国和苏联战略核武库50%的目标。

葡萄牙相信，在不远的将来将在常规军备方面采取决定性的步骤。具体地说，我们希望通过谈判的进程解决目前东西方之间存在的不平衡。这将消除比例失调，使之有可能在最低军备水平上实现稳定与安全。因此，我们对欧安会的进程抱着最大的希望。我国相信，在维也纳会议上迅速解决问题，将能够批准一份最后的实质性和平衡的文件，这样就有可能开始在常规武器上平衡进行谈判，并且恢复有关建立信任和建立安全措施的会谈。

核裁军和常规裁军——这是和平与安全的保障——是建立普遍和平的不可分割的条件。因此，我们欢迎这方面已经取得的重大进展。然而，我们极为关注地注意到最近使用化学武器的情况不断增加，我国作为《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的签署国，坚定地致力于有效、全面和真正地执行一项保证彻底销毁这一类型武器的公约。迅速地达成必要的协商一致意见来满足这一条件，这是我们必须履行的义务。在这一方面，葡萄牙毫无保留地支持美国总统几天前在大会提出的关于采取国际统一行动确保消除化学武器的建议。

我也希望表示我国满意地看到最近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签署停火协议，这样就应当能够公正和持久地解决一场已经造成这么多受害者的长期的冲突。因此，我对联合国劝说有关各方遵守安全理事会第598（1987）号决议所作出的努力表示敬意。

关于以色列和阿拉伯之间的冲突，我们遗憾地注意到目前的局势并不鼓舞人心。被占领土上的严重事态表明，以前的解决办法并不稳定。任何持久的解决办法都必须考虑到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并承认该区域各国存在的权利。葡萄牙同欧洲伙伴国家一道认为，迅速举行一次国际社会将为直接有关各方之间进行关键谈判提供必要的构架。

关于拉丁美洲，我希望重申我们对该区域各国给予兄弟般的声援，我们随时准备积极地促进它们为解决困难所作出的努力，我相信，发达国家能够在很大的程度

上协助减轻这些问题，并同该区域各国一道寻求新的和具有独创性的合作的形式。特别是外债问题必须在经济增长的范围内来看待，因为解决债务问题所造成的社会负担是很重要的。

我也必须特别提到中美洲的局势，在签署《埃斯基普拉斯协定》带来了希望之后，和平进程中也出现了僵局。

葡萄牙认为，首先应该在相互信任的气氛中，在严格尊重人权、多元化民主和边界不可侵犯原则的框架内，在区域一级寻求解决这种局势。我们一直考虑到了造成该区域目前状况的不公正和不利的社会条件，因此我们认为，该区域的国家工业化的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将对实现理想中的该区域的和平与进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也是国际社会的当务之急，其紧迫性日益突出。现在是恢复该国和平、尊严和希望的时候了；这个国家一直在不尊重最基本人权的少数人的不宽容和无论如何也不能合法化的外国军事占领下饱受其害。

另一方面，《关于阿富汗问题的日内瓦协定》是朝着解决这场冲突方面迈出的重大一步；近十年来，这场冲突给阿富汗人民带来了痛苦和苦难。我不能不注意到阿富汗抵抗力量的勇气和自我牺牲精神以及巴基斯坦在接受冲突造成的几百万难民中体现出来的人道主义团结。

国家之间的和平和尊重人权是我们大家的愿望，是与国际社会中每一个人的福利分不开的。福利与经济发展密切关联，其基础是没有保护主义——不管是公开还是秘密的——的健全的国际贸易。

这就是我国一直明确坚持的立场。作为欧洲共同体的成员，葡萄牙认为，在开放市场方面必须有对等待遇，这是不可缺少的。这就是我们的做法和共同体贸易政策的基本特征。

我国政府坚决认为，在制订一些必要的制度，以使葡萄牙根据《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缔约国目标充分参与世界市场方面，我们已进入了最后阶段。

在这一方面，我们承认乌拉圭会谈的重要性和它提供的机会；毫无疑问，这轮会谈产生的令人满意的结果将有助于在世界贸易关系中建立更好的平衡。我重申，只有严格维护全球性的原则，这些谈判的目标才能够实现。

欧洲经济共同体和经济互助理事会1988年6月25日在卢森堡发表的联合声明在两个组织之间建立起了正式的承认，结束了两个欧洲30年来相互不承认的状况。

葡萄牙意识到这一事件的历史性意义以及它对两个组织及其成员国未来关系的影响，对这一事件表示欢迎，并认为，在开创将国际合作扩大到最多样化的领域内的新时期方面，已经迈出了重大的一步。

我们相信，多边合作将得到进一步扩大和加强；这种合作也体现在共同体和欧洲自由贸易协会、东南亚国家联盟和海湾合作理事会之间的关系中。

纪念《世界人权宣言》通过四十周年应该支持国际社会为确保世界各地行使人类固有的权利和基本自由所进行的努力。由于联合国已经有了许多确定和确保这种权利的国际文件，它应该确保这些文件的有效执行，加强国际控制机构。

作为外交政策的优先项目，葡萄牙致力于促进和保护人权。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内，我国努力遵循赋予它的使命，拒绝接受双重标准，致力于加强现有机构的有效性。为了使每一个人充分享有基本自由，必须记住政治和公民权、经济、社会和文化权的相辅相成本质。

在过去五个世纪中，葡萄牙在世界各地丰富了自己的历史、文化和语言。这就足够使葡萄牙有理由关心国际舞台的形势。当考虑到我国忠于和积极参与许多国际组织——从联合国到欧洲经济共同体，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到欧洲理事会，就可以看到这种关心有了一个新的和强有力的方向。

然而，我们意识到，仅仅是观察国际舞台和对事件作出反应是不够的。葡萄牙和其他具有善意的国家一起，在抗击不公正与战争等局势中可以发挥作用；不幸的是，这些局势仍在出现。我们必须克服惰性，提起意志，以改变合作方面的无效作风。首先，我们必须辛勤工作，协调努力，确保现有或潜在的危险局势不会占上风。如果目前的解决办法不起作用，那么我们必须寻求更大胆和创造性的新办法。

葡萄牙再次重申，它随时准备并愿意作出努力，以确保我们都可以在安全中享有更大的和平、民主中更多的自由、团结中更牢固的繁荣。

乌尔德·恩地亚廷纳先生（毛里塔尼亚）（以阿拉伯语发言）：我十分高兴地和前面几位发言者一样，最热烈地祝贺卡普托大使当选为联合国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主席。我相信，在他的领导下，大会的工作将有效和具有权威地得到开展。

我还要向他的前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彼得·弗洛林先生表示，我们感谢他出色地主持了第四十二届会议的工作。

同样，请允许我向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致以他受之无愧的敬意，因为他出色地指导了联合国的工作，为实现国际和平与安全进行了不懈的努力。这些不懈的努力使维持和平部队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并在大会上届会议以来的时期内大大有助于解决某些区域冲突。我指的特别是海湾地区，等待已久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即伊拉克和伊朗之间停止敌对行动。伊朗接受安全理事会第598(1987)号决议和两国之间开始谈判是他们之间达成和平的良好预兆。

毛里塔尼亚一直在致力于结束两个兄弟的穆斯林人民之间的致命、破坏性战争。我们诚挚希望，他们之间能够建立起全面、公正和持久的和平，以使他们最终能够在和睦中生活，致力于进步和福利。

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也在阿富汗取得了结果，今年4月签署了日内瓦协定。毛里塔尼亚欢迎签署这些协定和撤出外国军队，并希望在联合国领导下开始的进程能够迅速使阿富汗人民重新得到和平与和谐，并建立一个独立和不结盟国家。

在西撒哈拉，秘书长向冲突双方提出了一份和平计划，由联合国和非洲统一组织发起的联合斡旋进程向前跨出重要的一步。毛里塔尼亚支持这些努力，并尤其欢迎在这个地区原则上达成的协议以及迄今为止在公正和持久地政治解决这场自相残杀的冲突方面取得的进展。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将大大有助于建立该地区所有人民热切渴望的大阿拉伯马格里布。正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该地区国家元首自独立以来第一次于今年6月在阿尔及尔开会，为建立大阿拉伯马格里布准备有利条件。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它确立了实现一体化和建设一个联合的大马格里布的主要指导方针。目前正在举行各种各样的会议，以便执行国家元首们明确表示的这种政治意志。

我国对利比亚和乍得之间的关系表示欢迎，这两个国家正显示出使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诚意。

在南部非洲，在过去几个月中进行的一系列谈判为和平尤其为结束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开辟了新的前景。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仍然是公正和持久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唯一可接受的基础，因为这项决议体现了国际合法性并得到纳米比亚人民及其合法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支持。

在南非，种族隔离政权坚持推行罪恶的政策并继续给黑人多数带来极端痛苦。它还继续对前线国家进行侵略。

种族隔离是体制化的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它是对人类尊严的侮辱和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所有文明国家有责任执行联合国通过的反对这个制度的战略，尤其是实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

毛里塔尼亚正象完全支持前线国家的英勇抵抗一样，完全支持这个战略并当然

支持南非人民在非洲人民国民大会的领导下为建立一个平等、民主和没有种族歧视的社会而进行的斗争。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国政府荣幸地主持今年6月16日至18日举行的调查种族隔离第二次筹备会议。一些已致力于人权事业和民主精神而闻名世界的知名人士参加了由我国元首发起的这次重要会议，会议对发动有关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的国际公众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并已建立了筹备订于明年开庭的国际法庭的积极阶段。

在中东，巴勒斯坦人民选择了分治四十年和占领二十年双周年提醒世界不要无视人民的民主权利。占领区的人民起义以其范围和持久性向世界表明了巴勒斯坦人民的深重苦难以及他们不管以色列战争机器使用什么手段和不顾占领军的残酷镇压收复他们的土地、恢复他们的尊严和不可剥夺权利的坚定决心。

这场得到广泛支持的起义还向世界表明，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冲突的核心，只要巴勒斯坦人民被剥夺民主权利、尤其是自决和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的权利，该地区就永远得不到和平。任何公正和持久的解决都要求以色列军队撤出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包括圣城耶路撒冷。但是，特拉维夫政权无视所有这些事实，并无视国际法顽固地推行侵略和扩张政策。

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一次由所有有关各方包括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平等参加的中东国际会议是寻求公正和持久解决冲突的方法的适当架构。

我们在被占领土看到的暴力和压迫使召开这样一次会议变得越来越紧迫，并且对必须对巴勒斯坦悲剧承担全部责任的联合国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在柬埔寨，寻求政治解决的努力正在继续，正在进行的全国对话大有希望。这个问题的解决必须符合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这些决议重申外国军队撤出该领土的必要性和高棉人民的自决权利。

在中美洲，毛里塔尼亚真诚地希望根据孔塔多拉集团和接触小组提出的建议以及该地区五个国家元首去年签署的危地马拉协定终于能恢复和平。

关于朝鲜问题，我国一贯主张本着整个朝鲜民族的利益实现朝鲜半岛和平统一。我们支持为实现这一目标进行的一切努力。

世界经济局势也是国际社会极为关心的一个主要项目。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继续扩大。商品价格下跌、偿还债务负担加重和保护主义的抬头以及对技术转让施行的限制对发展中国家产生尤为严重的影响。

南北对话中的僵局妨碍我们达成一致同意的革新的解决办法，以保证世界经济的复兴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

发展中国家政府意识到它们对其人民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负有主要责任，采取了重要的改革措施并进行大规模调整，但由于国际经济环境的状况，这些行动并未实现它们所确立的目标。因此，我们必须在国际范围内协调这些行动。

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大陆非洲，特别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为了对付这种局势，非洲统一组织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了一次特别首脑会议，对非洲外债危机进行了明确的分析。毛里塔尼亚完全赞成非洲各国一道采取的关于召开一次讨论非洲外债问题的国际会议的立场。

只有全面和完整的战略才能够使我们解决非洲债务危机，并同时使国际社会在《联合国非洲经济复苏和发展行动纲领》的范围内所做的保证具体化。在这方面，我们赞赏最近一次举行的工业化国家首脑会议所作出的积极决定，特别是关于减轻发展中国家债务负担的决定，我们希望这些决定将得到扩大和加强。我们尤其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深表感谢，它同意推迟我们全部巨额债务的偿付。我们还感谢那些愿意采取同样措施以帮助我国的国家。

干旱和沙漠化的灾害仍然是毛里塔尼亚所在的萨赫勒地区所面临的严重威胁。1978年10月，另外一种灾难又出现了。我指的是潮水般的蝗虫，它具有很大的流动性，所到之处，把一切破坏殆尽：农作物、牧场、枣树等等。专家们一致认为，这一灾难将在几年中继续影响我们，因此为了解决这一灾难，西非和马格里布地区各国召开了多次会议，以协调各国的政策，并主张共同的行动。我国是受难严重的国家，我们已把自己的努力与国际努力结合起来。我还愿在此感谢友好国家及国际组织已经为我们提供的援助以及它们对毛里塔尼亚问题的注意。

这些自然灾害和国际经济危机需要我国在极为困难的经济局势中作出特殊的财政方面的努力。面对这些困境，我国政府自1985年以来就一直在执行一项广泛的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的计划。我们已在恢复经济和财政状况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这些结果不能缩小我们仍需进行的旨在满足我们国家的努力的范围。这就是为什么巩固近几年根据《拉各斯行动纲领》以及非洲复兴优先计划而执行的发展战略和项目，是人们关心的主要问题。所以，我国政府刚刚通过了一项关于巩固和复兴经济的三年计划，并将很快交给我们的经济伙伴。但我们基本上是靠自己的力量。

我们的发展政策主要基于动员一切力量。因此，以救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国家元首马维亚·乌尔德·西德·艾哈迈德·塔亚上校领导的国家领导班子，在1984年12月12日决定建立一个法治的国家，使所有公民的人权和基本自由得到保障。这样，真正民主化的进程已在实行。公社制的经验已推广到全国各个地区，而今年市政委员会也将在地区和城市一级建立。这些选举的目的在于民主参与，将使人民能够直接参加发展活动。因此，农业部门是一个重要部门。这就是为什么我国政府对此非常重视，把36.5%的公共投资放在这方面，并鼓励私人部门从事水利—农业项目，包括自由分配土地和保证生产的收入。

国际社会所面临的严重经济和金融问题表明，我们急需拿出更多的资金以利发展。不言自喻，鉴于用于军事开支的资金与专门用于发展援助方面的资金之间的严重不平衡现象，我们应当控制军备竞赛而完成这一任务。实际上，当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每日在贫穷中挣扎的时候，巨大的人力、财政、自然和技术资源却继续用于军备竞赛，这种现象是令人无法容忍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强调必须把裁军与发展连系起来——这种连系是去年就这一问题举行的国际会议所确定的。

在这方面，我们欢迎美国和苏联达成的《消除中程和短程导弹的条约》及其核查条款。但这只是一个开始，国际和平与安全——即人类的生存——只能通过全面和彻底的裁军而实现。否则，我们无法想象人类怎样在地球上生存。

当今的世界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它必须面对很多挑战，特别是世界各地的武装冲突和紧张局势温床的持续存在、以及军备竞赛和财富分配不公的现象。很不幸，尽管科学和技术取得巨大发展，但这个世界仍然不能保证所有人的福利与繁荣。这是一种令人无法容忍的局势。

我们都必须懂得各国之间是相互依存的。我们必须了解人类所面临的问题的严重性。联合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汇集我们一切努力的唯一多边场所。它是和平与国际合作不可缺少的工具。联合国具有巨大的潜力，我们能够加以发挥并用来实现《宪章》所确立的崇高理想。在政治解决一个不久之前仍毫无改善迹象的严重地区冲突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证实这一点。在这方面，各会员国、特别是主要大国负有历史性的责任。

毛里塔尼亚再次表示忠于《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并将继续努力以改善和加强本组织的作用。

巴耶赫先生(埃塞俄比亚)(以英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埃塞俄比亚代表团,并以我个人的名义,祝贺丹殊·卡普托先生当选为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主席。我国代表团深信,在他富有智慧与技巧的领导下,本届会议将会圆满成功。在这方面我愿向他保证,在他执行其重要职责时,我国代表团将予以通力合作。

我还愿借此机会向他的前任比德·弗洛林先生表示我们的感激之情,他在主持大会上届会议时表现出令人崇敬的技巧。

我愿再次对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表示赞扬,他在执行赋予给他的种种重要职责时总是表现出卓越的献身精神和干练。尽管在过去几年中我国政府在许多场合都表达了对他的深切赞赏,对此我还要对他再次重申这一点,与此同时,我希望他在今后的工作中取得更大的成功。

几乎没有人会否认,国家间正在变得越来越相互依赖。自从人类文明诞生以来,可能没有任何一个时期不同社会在彼此绝对隔绝的状况下生活。如果没有不同社会的密切接触,交流思想,那么人类本身的进步则是难以想象的,我们的时代更是成为这样一个历史时期,在这一历史时期中,脱离相互依赖这一范畴去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各种挑战几乎是不可能的。的确,我们的时代已经成为这样一个时代,我们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严肃地对待这一事实,即我们不仅仅是相互依赖的,而且我们有着一个共同的命运。

也许不会有人否认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但是,现在缺乏一种政治意志,去弥补在宣言的言词与实际行为之间的巨大鸿沟,这表明,我们的行动还远远赶不上整个人类所面临的种种巨大挑战。在这些众多的挑战之中,有两项紧密相关的挑战要求我们采取一致的、协调的行动;一方面加强和平与安全,另一方面促进发展与进步。

大会本届会议是在形势最为有利之机召开的,这是因为国际紧张局势有了缓和。毋庸置疑,自从上届会议以来,在国际上出现了许多令人鼓舞的积极发展事态,

这成为这一时期的特点。两个主要大国关系得到改善，相互理解有所增强，这完全符合我们多年来为之大声疾呼的对和平的向往。

在这一方面，我们对苏联和美国签署了消除其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感到满意。尽管根据这一条约仅仅销毁两个大国核武库的3%，但这一成就所象征的意义则不容低估。总的说来，我们感到这一条约是在核裁军领域中朝前迈出的一步。

自那以后各种政治事态的发展同样使我们有理由对国际政治领域抱有乐观态度。发展事态之一就是伊朗和伊拉克接受了安理会第598（1987）号决议。这是在该地区恢复和平方面一个重要的进展，也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加强。

1988年5月15日开始生效的关于阿富汗问题的日内瓦协议则是又一进展，使得政治气候比起去年来有了好的变化。

为使南非占领军撤出安哥拉南部已经采取了积极的步骤，为了推进安全理事会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第435（1978）号决议的实施，也正在进行各种努力，这些事态的发展都是值得欢迎的。然而，考虑到种族主义政权惯用两面派手段，我们感到必须提请国际社会注意，保持高度警惕，密切注视那里的事态发展。

我们同时还感到满意的是，旨在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两族谈判恢复进行。对于在寻求解决西撒哈拉问题方面所出现的事态发展，我们也同样感到乐观。

这里也应该提及的是为恢复柬埔寨和平正在作出种种一致努力，在恢复这一地区的和平方面也取得了进展。

令人感到十分满意的是，联合国遵循本组织《宪章》规定，率先寻求我刚刚提到的那些各种政治问题的解决办法。这表明联合国将继续发挥作用，同时我国代表团还认为有充分的理由再次向秘书长表示赞扬，赞扬他在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事业方面所表现出的献身精神和不懈的努力。

在我们注意到国际关系气候有所改善，紧张局势普遍有所缓和的同时，我们有

责任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领域中已经取得的成就和尚需进行的工作作出切合实际的估价。我还要补充一句，我们无论作出何种结论，这些结论必须是坚定地建立在对目前世界局势客观分析的基础之上。

在这方面只需提一提大会第三届特别裁军会议令人失望的结果就足够了。众所周知，这届会议没有对最后文件达成协议就结束，尽管为了达成一致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因此，显然我们应该加倍努力，以推动在采取相互关联的裁军措施方面取得进展。一项全面核禁试条约就是这样一项目标，如果能够得以实现，将会对约束核军备竞赛产生持久的影响，然而迄今为止，我们仍然没有实现这一目标，尽管在这一问题上已经达成了接近普遍的协商一致。裁军领域中其他的优先措施包括采取步骤防止军备竞赛扩展到外层空间，就禁止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问题达成协议，以及迅速缔结一项化学武器公约。

在这里我还可以提一下在世界各地建立无核武器区会对实现一个无核世界这一最终目标所能作出的贡献。在这方面，我想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表示我们的感谢，感谢它于今年6月份组织召开了一次关于无核武器区的国际会议。

任何对无核武器区这一问题的讨论都应该提到非洲各国人民为了使非洲大陆不存在核武器所采取的主动行动。二十四年前，非洲统一组织国家和政府首脑在开罗举行的最高级会议上通过了《非洲无核化宣言》。这一行动代表着为建立无核武器区而进行的首次区域性努力。自从那时起，大会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呼吁有核武器的国家尊重非洲各国人民保卫其大陆无核武器区地位的意愿。

然而，非洲人民在该地区排除核军备竞赛的承诺现在明显的受到了比勒陀利亚法西斯政权要求获得核力量的冒险政策的挑战。从现有的证据看，南非实际上已经获得了生产核武器的能力。

这种不祥之兆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如何强调都不会过分。南非当局是一个会不择手段地使用核能力的政权。所有真正关心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国家对这样的政权获得核能力都应该感到震惊。一些一贯鼠目寸光的国家认为南非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伙伴。如果南非得不到这些国家的支持的话，它是不可能获得核能力的。

似乎这还不够，非洲人民又受到了一种新的、严峻的局势的挑战。最近几年，西方一些国家越来越明显的开始参与一些对非洲人民和非洲的生态系统立即造成威胁的活动。我这里指的是西方一些跨国公司在非洲倾倒核废料和工业废料。

非洲人民对犯下这种罪行所表现出的无情表示义愤，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理事会今年5月的第四十八届常会也对此表示了义愤。我国代表团认为在非洲倾倒核废料和工业废料被列入大会本次会议的议程是非常恰当的。我们相信这次会议将对这一问题给予严肃的关注并通过能反映这一问题的严重性的决定。

我们对1988年上半年所取得的巨大的政治成就感到鼓舞。然而，我们对继续以各种借口对弱小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独立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表示关注。

中美洲现在的局势就是最好的例证。虽然该地区正在进行许多和平努力，国际法院也采取了决定，但是尼加拉瓜的独立、领土完整和主权仍然不断受到威胁。因此，国际社会必须加强对尼加拉瓜人民的声援，使该国能够完全摆脱它长期遭受的公开和秘密的干涉。

同样，在有关国际和平与安全、人民的权利和面临各种形式的歧视的人民获得正义方面还存在一些其他问题，并要求得到解决。

由南非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所造成的问题表明国际社会必须进行长期的努力，

才能为基于公正和基本人权的国际关系奠定基础。 消灭这一可恶制度的崇高目标要求我们继续进行不懈地斗争。 除要求对法西斯政权进行全面和强制性制裁——国际社会尚需进行更大努力使制裁获得成功——外，最后的胜利仍然要求主持正义的国家继续支持南非人民所进行的斗争。 埃塞俄比亚和过去一样，将继续对南非人民提供具体的援助，直至种族隔离制度被消灭，南非建立起稳固的公正和民主为止。

我也要再次强调继续声援前线国家是反对种族隔离斗争的一部分。 在这一问题上我们都有责任向这些国家尽可能的提供援助，使他们能够经受住法西斯政权的军事干涉和经济压力。

在中东，问题的结节在于巴勒斯坦人民在等待公正解决时，他们的权利得不到承认。 我要借此机会重申埃塞俄比亚继续支持召开有关中东问题的国际和会，这次会议必须有有关各方包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

朝鲜半岛的局势是要求国际社会给予注意的另一个问题。 我认为我们都知道朝鲜半岛人民寻求统一的努力依然遭到一些重大障碍。 埃塞俄比亚完全支持朝鲜人民要求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实现民族统一的愿望和为此进行的努力。

在过去一年里，裁军和地区冲突解决方面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 令人遗憾的是，在其他领域消极趋势依然存在。

有关发展和进步的问题对国际社会提出了另一个挑战。 这一问题不但没有得到改善，反而变得更为严重，因为它们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有着严重的影响并造成了人类的最大悲剧。

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经济和社会情况不断恶化。 这显然要求国际社会的一致行动加以遏制和扭转。 相反，我们看到许多发达国家仍然缺乏足够的政治意愿，不愿为发展中国家振兴经济创造必要的经济环境。

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严重困难主要产生于它们几乎控

制不了的外部经济形势。一些发达国家采取的政策，特别是在贸易、货币和金融方面采取的政策使这些问题更加恶化。这些问题在以不公正和不平等关系为特点的国际经济制度中是根深蒂固的。

发展中国家正在进行努力，以其有限的资源恢复自己的经济并保证人民过上象样的生活。但是，这些努力毫无结果。要求发展中国家进行的一些改革措施实际上成了政治和社会不稳定的潜在原因。并且，这些国家的坚定努力又受到外部因素的挫折，如商品价格和出口收入下降、贸易条件恶化、保护主义盛行、外债负担加重和净资源流入的减少。这些问题最终使这些国家的总发展进程受到严重阻碍。

就非洲而言，许多国家属于最不发达国家集团。这些外部造成的障碍使它们由于大片土地遭受旱灾、沙漠化和其他自然灾害造成的困难更加复杂化。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两年多前正是为了非洲国家的经济困境，大会召开了第十三届特别会议，专门讨论非洲地区严重的经济局势。这次会议的成果就是通过了《联合国非洲经济复苏和发展行动纲领（1986-1990）》。

《行动纲领》的本意是要帮助改善非洲国家的经济状况。但它所要求改革措施又由于各种因素变得难以完全执行。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一个以贸易条件不断恶化、资金流入水平降低、债务负担沉重和外部对我们的努力支持不够为特点的不利的国际气氛。

最近举行的中期审查会议清楚的表明非洲在改革进程中所面临的困难。因此我们希望国际社会能够给予更多的帮助，协助非洲国家在为实现提高生产率和迅速恢复经济的目标所作的努力。

埃塞俄比亚已经面临着自然灾害所造成的严重问题，因此，外部经济环境对其经济复苏的努力产生的不利影响是非常巨大的，这并不奇怪。虽然今年雨季的降雨量和雨量分布看来令人满意，但是我们国家在过去大约十五年里所经历的一系列旱灾的不利影响并非是我们能够在短期内利用我们自己的资源得以解决的。然而埃塞俄比亚将继续不遗余力的有效的使用现有的资源，以便克服其经济困难并加速发展。

在这方面，令人遗憾的是，有些人在他们对我们地区的问题作出评价的时候继续对我们国家表现出一种明显的缺乏判断力的作法。他们认为应该对埃塞俄比亚进行他们那种惯常的批评，这完全是偏见也是毫无根据的，同时也与我们国家的现实形成鲜明的对照。

公正和客观性要求他们至少承认埃塞俄比亚为消除旱灾的后果，取得粮食的自给自足和加速发展，同时解决由大批难民拥入我们国家所造成的问题方面所作出的最大努力。

在这种情况下，最合适的是提醒国际社会认识这一现实，以便支持埃塞俄比亚为有效的迎接他所面临的多种挑战所进行的努力。

我在去年向大会讲话的时候特别表示埃塞俄比亚愿意

“建立和加强与所有国家的关系，特别是与我们地区的国家和与我们相处不好的国家之间的关系。”(A/42/PV.22)第10页)

在那次发言中，我表示埃塞俄比亚致力于和平并决心尽最大的可能帮助缓和我们地区的紧张局势。我们一贯愿意拿出我们必要的政治意愿朝着与所有热爱和平的国家关系正常化的道路前进，在他们为达到同一目标所迈出的每一步时，我们都将迈

出二步。

今天，我非常满意地谈到我们国家和索马里为改善我们之间的关系采取了非常重要的步骤。1988年4月3日签署了两国之间关系正常化的协议。根据这项协议，我们不仅恢复了外交关系并交换战俘，同时我们也快步的走向关系正常化，我们坚信，这将为两国集中他们的资源和能源用于经济发展创造出必要的条件。这表明了我们为促进地区和平而放弃使用武力的良好意愿。我愿借此机会重申埃塞俄比亚将不遗余力决心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所有国家建设友谊的桥梁。

在此方面，我想告诉大会这样一个事实，即为了保证我们地区的持久的和平埃塞俄比亚目前正在与苏丹进行持续的和艰巨的谈判，以便找出两国之间存在问题的根本原因并找出适当的解决办法。在我们这一方面，我国政府决心使两国建立的联合专家委员会尽快完成它的任务并提出建议。鉴于我们的苏丹兄弟也对两国之间持久和平有着同样的承诺，我国政府相信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能够得到解决，以促进我们地区的和平和合作。

对我们的和平努力所得到的国家、地区和国际赞赏和支持使我们感到满意。另一方面，我们对某些人的观点感到难以理解，这些人至今尚未能够理解这些成就作为恢复这些国家所在地区的和平的步骤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他们继续对这一地区的紧张局势表示他们仍然抱有的不安。

我在开始发言的时候谈到发展和进步的挑战以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挑战必须在相互依存的构架内加以解决。因此，显而易见的是，我们的幸福取决于多边主义。作为本组织的创始国之一，令我们最为高兴的是看到联合国在寻求解决人类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方面发挥着越来越有效的作用。

在近几个月里，联合国已经表明他在实施和促进《宪章》所载的本组织的宗旨和原则方面是多么的有效。我们的确为这一积极的趋势感到鼓舞。

同时，本组织的财政状况继续是人们关注的问题。通过拒绝交付本组织的分

摊会费向联合国施加压力是会员国违反条约义务的行为。我国代表团希望这样的状况不被允许继续存在下去，同时，联合国日益增强的有效性不被财政危机所影响。

因此，让我们为了世界和平和安全，为了人类的富强和幸福重新致力于加强联合国的生存能力和有效性。至于埃塞俄比亚，它将永远致力于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

巴里奥斯·塔沙诺先生（乌拉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想首先对阿根廷共和国外交部长但丁·卡普托先生表达我们最亲切和衷心的祝贺，祝贺他当选为联合国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的主席。我们把他看成是我国政府和人民的朋友同时我们知道他有丰富的经验和极大的才干。因此我们可以说他当选为主席就能保证大会的会议能够顺利地进行。

我很高兴的感谢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比德·弗洛林先生，作为大会上届会议的主席所作的卓越和有效的工作。

我也想对秘书长为和平所作的努力表示赞赏。他在本组织遇到机构和财政困难的情况下，作出了聪明的孜孜不倦的和大胆的努力，为解决各个地区性冲突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雄辩地证明了联合国作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论坛和工具的价值。

大会本届会议的冗长议程反映了当今人类所关心的一切主要问题。总的来说这表明，为了实现四十三年前规定的《宪章》第一和第二条宗旨和原则，我们仍在继续坚定不移地寻求和捍卫国际和平与安全；这仍然是联合国存在的理由，并决定其所有其他活动和目标。

和平已被宣布为一项人权。因此，为维护和恢复和平而作出的一切努力不过是这一权利的结果，实现其目标成为联合国和所有会员国的责任。

如同过去一样，今天为实现和平而进行的努力要求联合国采取直接行动，而先决条件是，各国必须尊重某些原则，如不干涉、放弃使用和威胁使用武力、自决和和平解决争端等等。

自联合国建立之初，乌拉圭一贯严格遵守联合国赖以生存的上述各项原则，并促进尊重这些原则。乌拉圭还竭尽其微薄力量为联合国和平努力获得成功做出贡献。

正值庆祝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当之无愧地被授予1988年诺贝尔和平奖之际，我不能不自豪地回顾，自1948年以来，乌拉圭军官就一直参加联合国驻印度和巴基斯坦军事观察团，并于最近参加两伊军事观察团。我们有效地参加这些努力反映了我们坚信联合国是和平的工具。

联合国在阿富汗、安哥拉和纳米比亚、两伊冲突和西撒哈拉问题上所取得的进展应被视为在联合国范围内的各机构和机制的活动和谈判能力得到了令人满意的恢复。我们诚恳地希望并相信，正在进行中的进程最终将导致目前仍陷于冲突中的各国实现公正持久的和平。

不幸的是，我们对中美洲和中东当前局势不能如此乐观。在中美洲问题上，乌拉圭认为，只有在冲突国家的国际民主化进程中充分遵守《埃斯基普拉斯第二项协定》和阿里亚斯计划，以及严格遵守不干涉、自决和不使用武力的原则才能

在该地区实现稳定和平。

我国积极诚恳地参加孔塔多拉援助小组的努力，鼓励各方遵守《埃斯基普拉斯第二项协定》，我国愿意继续这样做，因为我们认为中美洲的平静和民主化是拉丁美洲各国和谐发展的基本目标，这最终是大家的共同目标。

至于中东问题，不承认冲突各国存在的权力，不承认各国人民自决原则的充分有效性，该地区显然就不会有持久和平。但同时，我们必须记住，这些人民的权利同建立充分的保障措施是牢固地连在一起的，已经划定或即将划定的边界将得到各方的尊重。

同样，象影响到朝鲜人民那样的人为的政治分裂局面的继续不利于实现该地区的持久和平。

在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上，乌拉圭强调其信念，军备竞赛可能导致世界大战，我们必须继续已经开始的努力，以便实现全面彻底裁军。这对于建立符合寻求和平努力的气氛是十分必要的，因为人们希望，实现这一目标后，今天用于武器上的资源便可以用于建设性目的，如非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技术现代化。

拉丁美洲以《特拉特洛尔科条约》为全世界提供了榜样，《条约》在不影响将核能用于和平目的和科学技术进步的同时，禁止在发展中国家中扩散核武器。

在这方面，我们强调我们支持《宣布南大西洋为和平与合作区宣言》，我们希望，南太平洋和平区很快也将成为现实。我们认为，建立这些和平区为维护大片海洋不受由于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或部署核武器带来的危险所造成的紧张局势和冲突的影响带来希望。

在仍未解决的冲突中，我们愿再次强调我们在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上的立场。乌拉圭曾支持阿根廷对群岛的主权要求。但我们也注意到我们同联合王国之间的历

史联系，乌拉圭同联合王国之间存在着一个多世纪的友好合作关系。我们现在愿重申我们愿意为寻找解决冲突的办法而进行合作；随着最近发生的军事事件，这场冲突给整个拉丁美洲带来痛苦的灾难。必须通过谈判和对话迅速医治创伤。

世界正在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迅速变化过程。我们已经完全进入信息时代，毫无丧失感觉地结束了所谓工业时代。联合国必须适应这一变化过程，以便能够继续完成其使命和保证所有国家公平分配技术资源和享受其好处。少数国家对先进技术的垄断使得大多数国家被迫成为进口技术的购买国。因此，他们的政治主权如同在遭受战争时一样，受到威胁。所以，我们需要使科学技术产生的新资源让大家普遍享有。这意味着世界上包括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在自由流通方面采取普遍公开的态度，不仅仅是商品和服务的流通，最终还包括思想和知识的流通。

如果在实现这一目标时不考虑其所有政治因素，克服目前世界的经济 and 财政危机的任何企图都不可能实现。

今天，我们考虑到联合国的工作就必然要考虑到人权问题。这一问题从来不是，今天仍然不是国家管辖范围内的事。在《宪章》和许多国际文书的基础上，在国际上促进和保护人权是整个人类所致力的一项目的。在这方面我们再次重申我们对种族隔离的谴责；种族隔离是建立在不平等和种族歧视基础上的可耻理论，它显然是制度化的违反人权现象。

在这方面，当今世界还存在着象恐怖主义和毒品这样的其它灾祸。恐怖主义不仅仅是助长国际不安全的因素和违反文明共处基本原则的活动形式；种族主义本质上是公然违犯人权，是对人类自由与尊严，特别是人类的生存权利的打击。我们认为，鉴于恐怖主义是对人类的犯罪，联合国反对恐怖主义的行动必须坚定明确，并要求所有国家的合作。

关于针对非法使用毒品的斗争，必须大大地扩大国际行动，以便同这一今天尤为严重的瘟疫作斗争。联合国是采取和推动经济、社会、文化与法律措施以防止和制裁非法使用毒品的适当场所。

但是，决不应将此类措施视为抵消了生产国和消费国的责任，因为倘若没有庞大的消费市场，也就不会有生产毒品的市场。我们也应提醒人们注意那些允许自己领土被用来贩卖毒品的国家所负有的责任。我国表示对进行国际合作、同毒品贸易作斗争的决心，并保证支持在区域或国际一级采取的任何协调努力。

保护环境是国际社会日益关切的一个问题。受到威胁的是人类在地球上生活的质量及其生存本身。

我们再次表示支持由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起草的题为《我们的共同未来》的报告中提出的建议，并赞同维持生态系统和整个生物圈的稳定的生产率这一基本原则。必须作出更多的努力，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避免生态平衡改变的严重威胁，避免环境逐步和迅速的在物理和化学上恶化，影响到地球生命的基本结构这一严重威胁。我们对此坚信不移。

实现充分的经济发展一直是本世纪所剩时间中的基本挑战。没有均衡的全球经济发展，就不可能有巩固和持久的和平；从中期和长期观点来看，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和为欠发达所妨碍的国家的存在随时造成不稳定和紧张局势，威胁到世界和平。

即使人们承认发展也是发展中国家本身的责任，但在本世纪的此时此刻，有一点似乎是明确的：即使在那些愿意为自己经济的痛苦调整付出社会与政治代价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合理性的国家手段总有一天用尽。

因此就不可避免的需要更大的国际声援，这种声援首先制定明确和稳定的贸易规定——避免令人烦恼的保护主义——和更大的灵活性及合作，解决目前外债危机造成的金融问题，这一危机造成的负担破坏了债务国促进自己经济增长所作的努力，威胁到这些国家民主体制的稳定性。

尽管如此，必须指出国际间将注意力只集中在庞大的债务负担，而忽视了讨论为促进非工业化国家的科技现代化与发展所必须的新资源的迫切必要性。

当然，这一问题已不仅仅涉及问题的经济方面。现在应当看到世界的金融问题——过去的债务和今后的债务——同时也是政治问题，债权国和债务国都应从国际的角度出发，以忠实与诚实的承诺为基础对此加以证实，双方都应认识到自己对过去和未来所应承担的责任。为此目的，我认为，着重突出西班牙总统在拉丁美洲、西班牙和菲律宾银行行长第二十五届会议闭幕之际、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所作的承诺是具有建设性意义的。

在此回顾这一承诺不无益处，因为这一承诺表明，我们一直在呼吁采取的敏感态度也正开始在工业化的债权国领导人中出现。

菲力浦·冈萨雷斯总统首先承认至今为止为解决债务危机所执行战略已经失败，并表示从1982年至今，各银行和债权国的情况已好转，足以在这一问题上表现出更为现实和灵活的态度。因此，他认为，债权国现在应当重新制定债务战略，具体提出将利息变为资本和减少尚未偿还的债务，我想其基本思想是明确承认债务在证券市场的贬值。

我认为，这是对类似西班牙总统提出的观点表示欢迎的适当场所和时候，这些观点使国际间的注意力趋于平衡，使人们看到，尽管在国际一级，政治上已取得了进展，但同样在这一级依然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同时没有明确的解决办法，不仅仅影响到世界数以百万计的人民的生活品质，同时也影响到建立一个和平世界的可能性。

不久，将出现两个国际事件，表明我们——即乌拉圭——在区域和国际一级的积极承诺。

第一个事件是拉丁美洲八国集团成员国总统在埃斯特角召开会议。这个集团建立于里约热内卢，产生于成员国民主政府的下列信念，即在整个拉丁美洲，必须

要有进行协调和磋商的机制，以使拉丁美洲能够协调其国际活动，促进区域民主化并在分析影响到本地区的所有问题时采取统一行动。毫无疑问，这一集团已具有明确的国际立场，现在可以在维持与其他国际组织和本地区以外国家的关系方面发挥自己的作用。毫无疑问，即将在埃斯特角召开的首脑会议将及时地为分析自发表《阿卡普尔科宣言》以来所作的工作、为制定今后在政治、文化、教育和技术领域实施切实可行的行动计划提供一个机会。

第二个事件是《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的乌拉格回合会谈，这是埃斯特角会议取得的结果，我们希望，在那次会议上进行的讨论将成为国际智慧的一个楷模，推动没有歧视和没有保护主义的国际贸易，并能够推动国际贸易交流，在此基础上牢固地建立世界所有国家发展的共同目标。

在这一广阔的画面之内，多边主义的重要性和联合国的超越一切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但是，要想使联合国活跃和受到尊重，那就应当使联合国拥有为实现《联合国宪章》为其规定的目标所必须的财力，使其拥有为有效地进行其应当进行的活动所必须的资源。

因此，我们认为，为了使联合国从今以后恢复活力，我们应首先进行真诚的自我批评，以便取消毫无效率的工作，减少官僚机构并改进现有的体系。

在这样说的同时，我们也看到，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当然不是在财政上卡住联合国的脖子，以至不仅削弱联合国的职能，甚至危及到联合国的生存本身。

因此，所有会员国、特别是工业化的大国有义务重新考虑其向联合国预算交纳会费所持有的立场，并作出必要的努力使联合国继续存在和发挥作用。

简言之，我国重申自己对联合国的承诺。今天，乌拉圭生活在和平之中，同其他国家没有冲突。我国同世界各种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国家保持着友好与合作的关系；已发展了充分尊重人权的强大的民主生活，得到了通过人民自由表达意愿而选举出来的领导人的智力。

因此，由于全国上下取得了协商一致，我们今天能够来到大会表明自己对外交

政策的看法，在这种一致意见的基础之上，我国正在区域和国际一级参加再次确认联合国的基本原则的努力。

总之，在进一步证实我国对于本届大会结果的信心的同时，我们要回顾，我们目前所面临以及将来会面临的艰难挑战只能通过排除不现实的高调或单方面意愿的空话，采取果断而明确的国际行动来制胜。

人们所呼吁采取的现实而合理的行动包括联合国所有会员国严格遵守在旧金山通过的《基本原则》，因为这些原则并不只是唱高调，而是所有国家为确保联合国在实现其基本目标方面的可靠性和有效性而必须遵循的不可逃脱的法律责任。

主席（用西班牙语发言）：我们已经听取了今天下午最后一个发言。现在我请希望行使答辩权的代表发言。我愿提醒代表，根据大会第34/401号决定，第一次行使答辩权的发言限制在10分钟以内，第二次限制在5分钟以内，并且各代表应在其各自的席位上发言。

塞拉诺·卡尔德拉（尼加拉瓜）（以西班牙语发言）：我觉得自己有必要根据大会的议事规则行使我的答辩权。很遗憾，我不得不这么做。

使我感到遗憾的是，我必须在一个兄弟国家外交部长的面前这么做，针对哥斯达黎加外交部长罗德里格·马德里加尔·涅托先生所做的发言行使答辩权。然而使我更感到遗憾的是哥斯达黎加代表团团长所做的发言。

我感到很不幸，因为在他提及中美洲危机的时候，他所用的字眼与他整篇发言的整体调子不相一致，他的整篇发言极其注意公平和平衡的掌握。他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批评的态度，这是不公平的，而且它对加强中美洲地峡所作出的和平努力并没有任何好处。

我们从未设想或希望哥斯达黎加外交部长在这一问题上发言的立场会跟我国政府的立场相一致。然而，我们确实曾希望他们更加客观地看待或描述事实，并对这个问题采取更加平衡的态度，更公平的看待局势。我提到了“公平”二字，这是因为所说出来的话并不公平、不公正，对于和平的气氛或对于有关机构为争取和平而做出的努力并没有帮助。此外，那些话都是单方面的，而且带有偏见。

我们原本希望能更加客观地对待问题，并对整个局势有一个认识。那些事实是在不公平、不完全的情况下提及的。还有许许多多的问题受到忽略，而这些问题必须加以考虑。因为否则的话，结果会对局势做出不利、不公平的论述。

再谈罗德里格的发言中，有关美国的侵略问题，在哪儿？那是一个悍然、公开的侵略政策。美国总统已经毫无羞耻地承担了那个责任。所有人都清楚他们所负有的责任，因为他一再呼吁为尼加拉瓜反叛部队提供军事援助。他们的行动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公开的、官方的。

同样受到忽视的是，美国外交代表在我国所进行的鼓动国内政治动乱的活动。今天我可以告诉大会，美国众议院发言人吉姆·赖特已经指出了这一点。这是中美洲局势中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但哥斯达黎加外交部长却一字未提。

理应作为研究中美洲形势基本支柱的自决和主权原则到哪儿去了；承认弱小国家有权利保卫自己免遭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攻击，这是最起码的公正。里根总统在这个主席台上所说的话也不会对和平事业有好处。提到这个了吗？提到美国议会最近投票通过为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提供几百万美元这一事实了吗？全都没有提到。也没有提到作为同一揽子方案一部分的1650万美元军事援助。这个提到了吗？最近投票通过的为尼加拉瓜内部一直在制造不稳定的反对派提供200万美元这一事实，提到了吗？

有意忽略、不公正的言论促使我们在这里阐述我们的观点，使问题能够得到一个更平衡、更全面的分析，同时也强烈地重申，尼加拉瓜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加遵守埃斯基普拉斯协议所规定的各项义务。埃斯基普拉斯并非将尼加拉瓜推上被告席，也不是将其他国家置于审判者地位的论坛。相反，埃斯基普拉斯协议规定了共同和全面的义务，对中美洲五国均适用。

今天下午的发言促使我想到和平委员会所做的阐述。和平委员会的阐述不能被指责为在意识形态方面有着偏见吧。难道这不正表明尼加拉瓜对其义务和对人权的履行和承诺吗？核查措施能够防止危机的恶化，并为争取和平提供具体手段，难道这一点没有得到事实说明吗？提出这些措施的又是谁呢？

难道能够忘记，正是尼加拉瓜提议强调核查机构的，由加拿大、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班牙及联合国参加为秘书长提供这一问题直接有关的文件？最后，正是尼加拉瓜，在其共和国总统致秘书长的信中，建议让支援集团和孔塔多拉集团介入。

它们不是空洞的言辞，而是意愿的具体表示。它们体现了具体的立场，提出了实际的步骤。

我们再次强调对和平的承诺。我们相信对话。我们知道，只有政治和外交机制才能解决中美洲棘手的和平道路。但我们不能接受对大卫为正义使用小弹弓进行谴责，却忽视歌利亚非正义地使用暴力和野蛮的武力。我们相信和平，并期待着和平。我们相信采取建设性的立场，我们对基于尊重所有人的主权和自决权的中美洲各国人民前途充满信心。

苏特雷斯纳先生（印度尼西亚）（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为行使答辩权要求发言，因为我们不得不强烈地反对葡萄牙外长提到的东帝汶问题。在历次联大会议，包括本届会议，决定推迟对这个问题的审议和辩论后，葡萄牙仍无法控制那似乎无法改正的旧习，一而再、再而三地使大会履行这一例行公事，这对东帝汶非殖民化的真相或对捍卫和促进东帝汶人民自己真正的利益并没有作出任何积极贡献，对此，我们深表遗憾。相反，葡萄牙外长所提及的实质问题却反映出葡萄牙在颠倒东帝汶事实方面仍想走多远。就印度尼西亚方面来说，它绝不想就此问题同葡萄牙进行苛刻的交锋，因它认为这不会产生任何有益的结果。因此，我们只想简短地、以最克制的方式作出反应。

葡萄牙外长刚才提到，在非殖民进程开始时，葡萄牙对许多困难承担份内的责任。应该指出的是，葡萄牙，而且只有葡萄牙必须对正常进行的非殖民化进程的失败和随之而来的同胞自相残杀的内战负责。这就是东帝汶人民在1975年下半年遭受的巨大悲剧。所有代表都毫无疑问地知道，我国代表团在过去曾提出了一份东帝汶非殖民化进程及印度尼西亚其中发挥的作用的全面的、实事求是的情况

报告，叙述了少数集团怎样破坏这一进程和前殖民当局如何粗劣地破坏这一进程；帝力前殖民当局怎样听任东帝汶局势恶化到爆发内战的地步之后，于1985年8月干脆，放弃了东帝汶，而这场内战是葡萄牙亲自挑起的，它暗中向某一政治集团提供其军队和军火；其后，东帝汶人民又如何认为他们不再受任何前殖民政权设想的非殖民化契约的约束，自己起来行使他们合法的自决权，决定根据并完全按照大会第1514(XV)和1541(XV)号决议，同印度尼西亚合并，以获独立；在整个东帝汶非殖民化进程中，印度尼西亚如何通过发表声明和采取行动，清楚地表明，印度尼西亚遵守指导自决和非殖民化进程的各项原则，同时努力准确地，尽量克制地对待不幸随着东帝汶殖民进程而带来的混乱和悲惨局势作出反应；印度尼西亚对该进程作出独特的贡献，帮助东帝汶多数人捍卫其已表达的意愿，即反对由葡萄牙装备起来的、受葡萄牙直接或间接鼓动而使用暴力和威吓，企图单方面夺取政权的少数人的恐怖活动。这是完全确凿的事实，任何拐弯抹角的辩解和歪曲都不能改变这一现实。

印度尼西亚感到十分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会员国认识到并赞赏这样的事实，今天，东帝汶人民正充分享受他们生来就应享受的政治自由和终结和社会进步，这是根据宪法给予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各省每个公民的保证。我们再次敦促葡萄牙客观考虑有关今日东帝汶的政治、社会、经济现实，承认只有尊重东帝汶大多数人民的决定，才能最好地满足他们真正的希望和基本人权和利益。

最后，我国代表团注意到葡萄牙外长支持在秘书长主持下，为达成全面的、国际上普遍接受的解决方法所正在进行的讨论。印度尼西亚真诚地希望，这新一轮的会谈，尤其是有关条件、方式，和葡萄牙议会代表团访问东帝汶的时间的会谈能取得成功。遗憾的是，葡萄牙外长今天下午的讲话使我们怀疑葡萄牙对目前在纽约进行的会谈的真正意图。就印度尼西亚来说，它时刻准备继续和秘书长合作，葡萄牙也应毫不含糊地保证，它也将真诚承诺继续对话的进程。

古铁雷斯先生（哥斯达黎加）（以西班牙语发言）：尼加拉瓜常驻代表对我国外交部长发言反应迫使我提一下他所说的话。由于哥斯达黎加外交部长就中美洲问题讲话时，代表们刚刚开始入席，因而重复他的话可能是有益的，他的发言如下：

“和平进程受到阻碍，国际社会虽然对于其他地区显然出现的对话和缓和趋势感到鼓舞，但对于那里的危机仍未获得解决感到严重不安，因为这场危机要比某些已经开始找到解决办法的其他危机缓和的多。某些主要有关方面缺乏真正的政治意愿。虽然我们在某些地区能够取得进展，实现民主的基本承诺、民主和解、保护神圣的人权和不利用领土作为军事场所等等均未实现。不幸的是，在所有这些事实中，我们必须指出，几个月过去了，我们看到尼加拉瓜政府加剧镇压，出尔反尔和企图将危机降低为安全问题，对民主价值显然表现出藐视态度。

“也许在这个地区没有任何一个其他国家局势如此混乱，也许没有任何一个其他国家政府表明了更少的意愿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更严重的是，那一局势对邻近国家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他们不得不接纳成千上万为了寻求自由、食品和住所而逃离的人们。”（同上，PP. 5-6）。

这段引用的是哥斯达黎加外长的话，这段话引起尼加拉瓜代表的答辩发言。

哥斯达黎加政府感兴趣的是，中美洲各国达成的协定，它被称为《埃斯基普拉斯第2项协定》。在讨论有关议程项目时，我们将对中美洲局势进行全面分析。我们对引起争论不感兴趣；我们关心的是根据《埃斯基普拉斯第二项协定》的规定寻求和平，它将和平、民主和发展视为解决中美洲危机的密不可分的因素。

我们认为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和平进程。因此，我们不能不吃惊地看到，在国际核查和贯彻委员会发表报告很久以后，尼加拉瓜政府最近所采取的措施。他们是在通向民主道路上的一个倒退，包括限制人权和在一次示威中因公开讲话而监禁反对派领导人。

正是由于缺乏民主和那些倒退的步骤，涅托外长感到有责任提及尼加拉瓜问题及对那个国家的势态表示遗憾。

民主的必要性和没有民主就没有和平这一事实在大会的许多发言中讲得很清楚，乌干达外交部长在他刚刚作的精采发言中，也讲了这个问题。

我们对所发生的事情和局势成为这样深表遗憾，但是，因为叶斯达黎加总统在提出和平计划时所作出的承诺，不管什么时候出现不履行职责的情况，我们都必须指出。我们这样做不是进行谈判——即不是为我们自己，而是因为提出和平计划和为和平而工作，我们必须总是直言不讳。

雷诺先生（葡萄牙）（以英语发言）：印度尼西亚代表认为应该对葡萄牙外交部长在他今天的发言中提到东帝汶问题行使答辩权。所援引的并非新的理由；实际上仅仅是重复了过去不仅在这里也在其他国际讲台上所作出的众所周知的主张。因此，我将尽量简练，唯一目的以正视听，而不是进行任何类型的毫无意义的相互攻击或讲一些毫无用处的话。

首先，我回顾葡萄牙在本届辩论中并非是唯一提到东帝汶的国家。几天以前，由希腊代表欧洲共同体 12 国所作的发言及其他一些国家在辩论中也讲到了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关于一个在葡萄牙管理下的非自治领土，它被列入得到大会赞同的非自治领土名单，适用《宪章》第十一章，我们不能理解为什么能够说东帝汶已不再是一个非殖民化或自决的问题。该项目被列入大会和特别委员会的议程，这意味着联合国并不承认其非殖民化进程已经完成。从来没有什么“自由选择行动”得到本组织赞同，他重申了根据第 1514(XV) 号和 1541(XV) 号决议，东帝汶人有自决权利，后一决议尚有待运用于该领土。

正如我们以前所说，我们对东帝汶没有任何领土要求，关于该领土的主权，我们与印度尼西亚西也没有任何争论。我们也认为，对于谁应为如此不幸地影响了执行为东帝汶设立的非殖民化方案的实践受责备的争论无疑也无效。正如我国外长所说，葡萄牙并不否认对那些事件他自己应负的责任。我怀疑对其他国家人们能讲同样的话，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也不能接受将外国军事入侵和占领接受为所谓改善该领土局势的合法手段。在这方面，安全理事会和大会所通过的决议本身就再清楚不过了。

现在的~~关键~~问题仍然是需要保证东帝汶人民行使其不可剥夺的权利和享受他们的基本自由。我们并非在此找寻是葡萄牙还是印度尼西亚应为1974或1975年秋所发生的事情负责。它将由历史去裁决。印度尼西亚指责他人为过去负责，似乎是要为没履行其现在的职责寻找借口、逃避责任，因为该国一直顽固地拒不给予一小块没有防卫能力的邻近殖民领土的人民以自由和有效地选择自己政治未来的权利。如果象其争辩的那样，印度尼西亚的占领对有关的人民是如此有利，给他们带来了如此之多的进步和生活条件的改善，那一选择的结果就会确认印度尼西亚的主张和要求。

印度尼西亚象往常一样争论说，对在该领土上违反人权的谴责毫无根据。当然我们不会在此引用过去13年各个时期、各种来源——从大赦国际到美国国务院——谴责此种局势的无数报告。

但是，严格限制非常少量的经过精心审查并得到专门陪同的访问者进入该领土时，不可能争辩说这些只不过是凭空捏造。印度尼西亚高级官员最近发表的讲话中公开表示他们希望把该领土向外部世界开放的观点看来证实了这种局势。

许多不久前被看作是~~不可逆转~~的区域冲突和殖民形势现在被国际社会认为具有获得解决的真正机会。

从道义和法律观点来看，一个国家为在柬埔寨或在太平洋或在其他地区的某个具体形势中谋求扮演一种角色，而同时拒绝尊重联合国的某些基本原则和决议。

让我们抓住这一极其有利的时机，继续在秘书长按照大会的授权所提供的领导下进行认真的谈判，我们仍然坚定和毫不动摇的致力于大会的授权。

苏特雷斯纳先生（印度尼西亚）（以英语发言）：我必须指出，同样的论点也适用于葡萄牙代表；他刚刚陈述了他对我国提出的同样的毫无根据的指责。由于我国代表团有足够的机会在各个场合上对同样的指责做出回答，我们不想在本阶段作详尽的答复。

然而，请允许我指出在1974年葡萄牙政府更替和新政府对其包括东帝汶在内的海外殖民地表明态度之后，印度尼西亚对非殖化进程演变的政策是支持葡萄牙为使该领土非殖化作出的努力。印度尼西亚一向坚持认为，我国对东帝汶没有领土要求，并将尊重东帝汶人民作出的任何决定并且只是谋求葡萄牙保证，非殖化进程和自决行动将反映东帝汶人民的真正愿望和意愿。印度尼西亚和葡萄牙之间为此举行了一系列会议：1974年在纽约；1974年10月在里斯本；1975年3月在伦敦；1974年8月和9月在雅加达；以及1975年11月在罗马。印度尼西亚在这些会议上一再重申愿意与葡萄牙合作，和平和有条不紊地贯彻建立在随后被宣布为1975年7/75宪法法律的葡萄牙自己的计划的基础上的非殖化政策。事实是，当时东帝汶的5个政党中，只有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坚持拒绝与该领土的和平与有条不紊的非殖化进行合作。它抵制了葡萄牙组织的并由其他4个政党——帝汶民主联盟、帝汶民主协会、科塔党和工党，它们加起来代表了绝大多数的东帝汶人民——参加的1975年6月的澳门会议。因此，这是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绕过民主程序的行动，以武力夺取权利的公然企图，以及东帝汶人随后对这样一种既成事实的拒绝，才使该领土陷入了人民与东帝汶人民革命阵线之间的暴力对抗。

至于提到欧洲经济共同体之处，每个代表团当然有权对涉及其国家的任何发言做出反应。我们没有对欧洲经济共同体做出反应是因为它的发言是以积极的态度发表的。

我要重申，东帝汶已经不再是一个非殖化问题了。其简单的理由就是人民已经行使了自决权。葡萄牙代表建议我们应当重复行使自决权。这将对东帝汶人民已经采取的自决行动的否定。

下午7点10分散会。